

封

神

傳

上海

文 明 書 局 印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88388

# 封神傳 卷七

## 第六十一回 太極圖殷洪絕命

太極圖中造化奇，仙凡迥隔少人知；移山幻化真玄妙，懺過前非亦浪思。

弟子悔盟師莫救，蒼天留地難有私；當時紂王彰彌極，一木安能挽阿誰？

話說馬元追趕子牙，趕了多時不能趕上；馬元自思他騎四不相，我倒跟着他跑，今日不趕他，明日再作區處。子牙見馬元不趕，勒回坐騎，大呼曰：馬元，你敢來這平坦之地，與我戰三合，吾定擒爾！馬元曰：料你有什么力量敢禁我來不趕？隨綽開大步，來追子牙。又戰三四合，撥騎又走。馬元見如此光景，心下大怒，你敢以誘敵之法惑我，咬牙切齒趕來；我今日拿不着你，誓不回軍！便趕上玉虛宮，也擒了你來！只管往下趕來。看看至晚，見前面一座山，轉過山坡，就不見了子牙。馬元見那山甚是險峻，怎見得有讚爲證：

那山真個好山，細看處色斑斑；頂上雲飄蕩，崖前樹影寒。飛鳥睨睨，走獸凶頑；凜凜松幾幹，挺挺竹千竿。吼叫是蒼狼奪食，咆哮是餓虎爭餐；野猿常嘯，尋鮮果，麋鹿攀花上翠嵐。風灑灑，水潺潺，暗聞幽鳥語，閒關幾處藤蘿牽。又扯滿溪瑤草，雜香蘭。磷

磷怪石，磊磊峯岩；狐狸成羣走，猿猴作對頑。行客正愁多險峻，奈何古道又灣環。話說馬元趕子牙來至一座高山，又不見了子牙，跑的力盡筋酥；天色又晚了，腿又酸了。馬元只得倚松靠石，少憩片時，喘息靜坐，存氣定神；待天明回營再做道理，不覺將至三更，只聽的山頂炮響，正是：

喊聲震地如雷吼，

燈球火把滿山排。

馬元擡頭觀看，見山頂上姜子牙同着武王在馬上傳盃；兩邊將校一齊大叫，今夜馬元已落圈套，死無葬身之地。馬元聽得大怒，躍身而起，提劍趕上山來；及至山上來，看見火把一晃，不見了子牙。馬元睜睛四下裏看時，只見山上四面八方，圍住山脚，只叫不要走了馬元。馬元大怒，又趕下山來，又不見了。把馬元往來跑下跑上，兩頭直趕到天明，把馬元直跑了一夜，甚是艱難辛苦；肚中又餓了，深恨子牙，咬牙切齒，恨不能即時拿住子牙，方消其恨。自思且回營，破了西岐再處。馬元離了高山，前往纔走，只聽得山凹裏有人聲喚叫：疼殺我了！其聲甚是淒慘。馬元聽得有人聲叫喊，急轉下山坡，見茂草中睡著一個女子。馬元問曰：你是甚人，在此叫喊？那女子曰：老師救命！馬元曰：你是何人，教吾如何救你？婦人答曰：我是民婦，因回家探親，中途偶得心氣疼，命在旦夕。

望老師或在近村人家，討些熱湯搭救殘喘，勝造七級浮屠；倘得重生，恩同再造。馬元曰：小娘子，此處那裏去尋熱湯？你終是一死，不若我反化你一齋，實是一舉兩得。女子曰：若救全生，理當一齋。馬元曰：不是如此說，我因趕姜子牙殺了一夜，肚中實是餓了；量你也難活，不若做個人情，化與我貧道吃了罷。女人曰：老師不可說戲話，豈有吃人的道理？馬元餓急了，不由分說，趕上去一脚踏住女人胸膛，一脚踏住女人大腿，把劍剗開衣服，現出肚皮。馬元忙用劍從肚臍內刺將進去，一腔熱血滾將出來；馬元用手抄着血，連吃了幾口，在女人肚子裏去摸心吃，左摸右摸，撈不着。兩隻手在肚子裏摸，只是一腔熱血，併無五臟。馬元看了，沉思疑惑，正在那裏撈，只見正南上梅花鹿上坐一道人，仗劍而來，怎見得有讚爲證：

雙抓髻雲分靄靄，水合袍緊束絲縑；仙風道骨任逍遙，腹隱許多玄妙。玉虛宮元始門下，十仙首會赴蟠桃；乘鸞跨鶴在碧雲霄，天皇氏修仙養道。

話說馬元見文殊廣法天尊仗劍而來，忙將雙手掣出肚皮，不意肚皮竟長完了，把手長在裏面。欲待下女人身子，兩雙脚也長在女人身上；馬元無法可施，莫能掙扎。馬元蹲在一堆兒，只叫：老師饒命！文殊廣法天尊舉劍，纔待要斬馬元，聽得腦後有人叫曰：

道兄劍下留人！廣法天尊回頭，認不得此人是誰；頭挽雙髻，身穿道袍，面黃微鬚。道人曰：稽首了！廣法天尊答禮，口稱：道友何處來？有甚事見諭？道人曰：原來道兄認不得我，吾有一律說出，便知端的。

大覺金仙不二時，西方妙法祖菩提；不生不滅三三行，全氣全神萬萬慈。空寂自然隨變化，真如本性任爲之；與天同壽莊嚴體，歷劫明心大法師。

道人曰：貧道乃西方教下準提道人是也。封神榜上無馬元名字，此人根行且重，與吾西方有緣；待貧道把他帶上西方，成爲正果，亦是道兄慈悲，貧道不二門中之幸也。廣法天尊聞言，滿面歡喜，大笑曰：久仰大法，行教西方，蓮花現相，舍利生光，真乃高明之客；貧道謹領尊命。準提道人向前摩頂受記曰：道友可惜五行修煉，枉費功夫，不如隨我上西方，八德池邊談講；三乘大法，七寶林下，任你自在逍遙。馬元連聲喏喏，準提謝了廣法天尊，又將打神鞭交與廣法天尊，帶與子牙，準提同馬元回西方不表。且說廣法天尊回至相府，子牙接見，問起馬元一事如何？廣法天尊將準提道人的事，詳細說了一遍，又將打神鞭付與子牙。赤精子在旁，雙眉緊縐，對文殊廣法天尊曰：如今殷洪阻撓逆法，恐誤子牙拜將之期，如之奈何？正話間，忽楊戩報曰：有慈航師伯來見。三人

聞報，忙出府迎接。慈航道人一見，攜手上殿行禮已畢。子牙問曰：道兄此來，有何見諭？慈航曰：專爲殷洪而來。赤精子聞言大喜，便曰：道兄將何術治之？慈航道人問子牙曰：當時破十絕陣，太極圖在麼？子牙答曰：在此。慈航曰：若擒殷洪，須是赤精子。道兄將太極圖須如此如此方能除得此患。赤精子聞言，心中尙有不忍。因子牙拜將之日已近，恐誤限期，只得如此。乃對子牙曰：須得公去，方可成功。且說殷洪見馬元一去無音，心下不樂。對劉甫苟章曰：馬道長一去，音信杳無，定非吉兆。明日且與姜尙會戰，看是如何。再探馬道長消息。鄭倫曰：不得一場大戰，決不能成得大功。一宿晚景已過。次日早，成湯營內，大炮響亮，殺聲大振。殷洪大隊人馬出營，至城下大叫曰：請子牙答話。左右報入相府，三道者對子牙曰：今日公出去，我等定助你成功。子牙不帶諸門人，領一枝人馬，獨自出城。將劍尖指殷洪大喝曰：殷洪，你師命不從，今日難免大厄，四肢定成飛灰，悔之晚矣！殷洪大怒，縱馬搖戟來取。子牙手中劍赴面交還，獸馬爭持，劍戟併舉。未及數合，子牙便走，不進城落荒而逃。殷洪見子牙落荒而走，急忙趕來，隨後命劉甫苟章率衆而來。這一回，正是：

前邊布下天羅網，

難免飛灰禍及身。

話說子牙在前邊，後隨殷洪趕過東南；看看到正南上，赤精子看見徒弟趕來，難免此厄，不覺眼中淚落，點頭嘆曰：畜生！畜生！今日是你自取此苦，你死後休來怨我。忙把太極圖一抖，放此圖，乃包羅萬象之精，化一座金橋；子牙把四不相一縱，上了金橋。殷洪馬趕至橋邊，見子牙在橋上指殷洪曰：你趕上橋來，與我戰三合否？殷洪笑曰：連吾師父在此，吾也不懼，又何怕你之幻術哉？我來了！把馬一拎，那馬上了此圖。有詩爲證：

混沌未分盤古出，太極傳下兩儀來；  
四象無窮真變化，殷洪此際喪飛灰。

話說殷洪上了此圖，一時不覺杳杳冥冥，心無定見，百事攢來；心想何事，其事卽至。殷洪如夢寐一般，心下想莫非有伏兵，果見伏兵殺來；大殺一陣，就不見了。心下想拿姜子牙，霎時子牙來至，兩家又殺一陣；忽然想起朝歌，與父王相會，隨卽到了朝歌，進了午門，至西宮，見黃娘娘站立，殷洪下拜。忽的又至馨慶宮，又見楊娘娘站立；殷洪口稱姨母，楊娘娘不答應。此乃是太極四象變化無窮之法；心想何物，何物便見，心慮百事，百事卽至。只見殷洪左舞右舞，在太極圖中如夢如癡，赤精子看了他師徒之情，數年慇懃，豈知有今日，不覺嗟嘆；只見殷洪將到盡頭路，又見他生身母親姜娘娘，大叫曰：殷洪！你看我是誰？殷洪擡頭看時，呀！原來是母親姜娘娘。殷洪不覺大聲曰：母親，孩兒



莫不是與你冥中相會？姜娘娘曰：冤家！你不尊師父之言，要保無道，以伐有道；又發誓言，開口受刑，出口有願。當日發誓，說四肢成爲飛灰，你今日上了太極圖，眼下要成灰燼之苦。殷洪聽說，卽叫母親救我！忽然不見了姜娘娘。殷洪慌在一堆，只見赤精子大叫曰：殷洪，你看我是誰？殷洪看見師父，泣而告曰：老師！弟子願保武王滅紂，望乞救命！赤精子曰：此時遲了！你已犯天條，不知你見何人，叫你改了前盟？殷洪曰：弟子因信申公豹之言，故此違了師父之語，望老師慈悲，偷得一綫之生，怎敢再滅前言。赤精子尙有留戀之意，只見半空中慈航道人叫曰：天命如此，豈敢有違？毋得誤了他進封神臺時辰。赤精子含悲忍淚，只得將太極圖一抖，卷在一處，提着半晌，復一抖，太極圖開了一陣風，殷洪連人帶馬，化爲飛灰，一道靈魂，進封神臺去了。有詩爲證：

殷洪任信申公豹，要伐西岐顯大才；豈知數到皆如此，魂遶封神臺畔哀！

話說赤精子見殷洪成了灰燼，放聲大哭曰：太華山再無人養道修真！見吾將門下這樣如此，可爲疼心。慈航道人曰：道兄差矣！馬元封神榜上無名，自然有救拔苦惱之人；殷洪數該如此，何必嗟嘆？三位道者復進相府，子牙感謝；三位道人作辭，貧道只等子牙吉辰，再來餞東征。三道人別子牙回去不表。且言蘇侯聽得殷洪絕了，又有探馬報

入營中曰：稟元帥，殷殿下趕姜子牙，只一道金光，就不見了。鄭倫與劉甫苟章俱不知所往。且說蘇侯暗與子全忠商議曰：我如今暗修書一封，你射進城去；明日請姜丞相，我和你將家眷先進西岐西門。吾等不管他是與非，將鄭倫等一齊拿解見姜丞相，以定前罪。此事不可遲誤。蘇全忠曰：若不是呂岳殷洪，我父子進西岐多時矣。蘇侯忙修書命全忠夤夜將書穿在箭上，射入城中。那日是南宮适巡城，看見箭上有書，知是蘇侯的，忙下城進相府來，將書呈與姜子牙，拆開觀看書曰：

征西元戎冀州侯蘇護，百叩頓首。姜丞相麾下，護雖奉敕征討，心已歸周久矣！兵至西岐，卽欲投戈麾下，執鞭役使；孰知天違人願，致有殷洪馬元抗拒。今已授首，惟佐二鄭倫執迷不悟，尙自屢犯天條，獲罪如山；護父子自思，非天兵壓寨，不能剿強誅逆。今特敬修尺書，望丞相早發大兵，今夜劫營，護父子乘機，可將巨惡擒解施行。但願早歸聖主，共伐獨夫，洗蘇門一身之冤畢矣。謹此上啓。蘇護九頓。

話說子牙看書大喜，次日午時發令，命黃飛虎父子五人，作前隊，鄧九公冲左營，南宮适冲右營，令哪吒壓陣。且說鄭倫與劉甫苟章，回見蘇護曰：不幸殷殿下遭於惡手，如今須得上本朝歌，而君請援，方能成功。蘇護只是口應，俟明日區處。諸人散入各帳房。

去了。蘇侯暗暗打點，今夜進西岐不提。鄭倫那裏知道？正是：

挖下戰坑擒虎豹，

滿天張網等蛟龍。

話說西岐傍晚將近，黃昏時候，三路兵收拾出城埋伏。候至二更時分，一聲炮響，黃飛虎父子兵沖進營來，併無遮擋；左有鄧九公，右有南宮适，三路齊進。鄭倫急上火眼金睛獸，提降魔杵，往大轅門來，正遇黃家父子，五騎在一處大戰，難解難分。鄧九公沖左營，劉甫大呼曰：「賊將慢來！南宮适進右營，正遇苟章，接住廝廝。」西岐城開門，發大隊人馬來接應。只殺得地沸天翻，蘇家父子已往西岐城西門進去了。鄧九公與劉甫大戰，劉甫非九公敵手，被九公一刀，砍於馬下。南宮适戰苟章，展開刀法，苟章招架不住，撥馬就走，正遇黃天祥，不及提防，被黃天祥刺斜裏一鎗，挑於馬下。二將靈魂已往封神臺去了。衆將官把一個成湯大營，殺的瓦解星散；單剩鄭倫，力敵衆將，不防鄧九公從傍邊將刀一蓋，降魔杵磕定不能起，被鄧九公抓住袍帶，提過鞍轡，往地下一摔，兩邊士卒，將鄭倫繩纏索綁，綱將起來。西岐城一夜鬧嚷嚷的，直到天明，子牙陞了銀安殿，聚將鼓响，衆將上殿參謁。然後黃飛虎父子回令，鄧九公回令，斬劉甫，擒鄭倫。南宮适回令，大戰苟章敗走，遇黃天祥鎗刺而絕，又報蘇護聽令。子牙傳令請來蘇家父子進

見子牙，方欲行禮；子牙曰：請起敍話。君侯大德仁義，素布天下，不是小忠小信之夫；識時務，棄暗投明，審禍福，擇主而仕，寧棄椒房之寵，以洗萬世污名，真英雄也。不才無不敬羨。蘇侯父子答曰：不才父子多有罪戾，蒙丞相曲賜生全，愧感無地。彼此遜謝。言畢，子牙傳令把鄭倫推來。衆軍校把鄭倫蜂擁推至簷前，鄭倫立而不跪，睜眼不語，有恨不能吞蘇護之意。子牙曰：鄭倫，諒你有多大本領，屢屢抗拒，今已被擒，何不屈膝求生，尙敢大廷抗禮？鄭倫大喝曰：無知匹夫，吾與爾身爲敵國，恨不得生擒爾等叛逆，解往朝歌，以正國法；今不幸吾主帥同謀，誤被爾擒，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子牙命左右推去，斬訖號令。衆軍校將鄭倫推出相府，只等行刑牌出，只見蘇侯向前跪而言曰：啓丞相，鄭倫違抗天威，理宜正法；但此人實是忠義，似還是可用之人。況此人胸中奇術，一將難求，望丞相赦其小過，憐而用之，亦古人釋怨用仇之意，乞丞相海涵。子牙扶起蘇護，笑曰：吾知鄭將軍忠義，是可用之人；特激之使將軍說之，則易於見聽。今將軍既肯如此，老夫敢不如命。蘇護聞言大喜，領命出府，至鄭倫面前，鄭倫見蘇護前來，低首不語。蘇護曰：鄭將軍，你爲何迷而不悟？嘗言：識時務者，呼爲俊傑。今國君無道，天愁民怨，四海分崩，生民塗炭，刀兵不息，天下無不思叛，正天之欲絕殷商也！今周武以德行仁，推

誠待士，澤及無辜，民安物阜，三分有二歸周，其天意可知。子牙不久東征，弔民伐罪，獨夫授首，又誰能挽此愆尤也？將軍可速早回頭，我與你告過姜丞相，容你納降，真不失君子見機而作；不然徒死無益。鄭倫長吁不語。蘇護復說曰：鄭將軍，非我苦苦勸你，可惜你有大將之才，死於非命！你說忠臣不事二主，今天下諸侯歸周，難道都是不忠的？難道武成王黃飛虎、鄧九公，俱是不忠的？又言君失其道，便不可爲民之父母；而殘賊之人，稱爲獨夫。今天下叛亂，是紂王自絕於天。況古云：良禽擇木，賢臣擇主。將軍可自三思，毋貽伊戚。天子征伐西岐，其藝術高明之士，經天緯地之才者，至此皆化爲烏有，此豈是力爲之哉？況子牙門下，多少高明之士，道術精奇之人，豈是草草罷了？鄭將軍不可執迷，當聽吾言，後面有無限受用，不可以小忠小諒而已。鄭倫被蘇護一篇言語，說得如夢初覺，如醉方醒，長嘆曰：不才非君侯之言，幾誤用一番精神，只是吾屢有觸犯，恐子牙門下諸人，不能相容耳。蘇護曰：姜丞相量如滄海，何細流之不納？丞相門下，皆有道之士，何不見容？將軍休得錯用念頭，待我稟過丞相，就是蘇護至殿前，打躬曰：鄭倫被末將一番說肯歸降，奈彼曾有小過，恐丞相門下諸人，不能相容耳。子牙笑曰：當日是彼此敵國，各爲其主，今肯歸降，係是一家，何嫌隙之有？忙令左右傳令，將鄭倫

放了，衣冠相見。少時鄭倫整衣冠至殿前下拜曰：「未將逆天，不識時務，致勞丞相籌畫。今既被擒，又蒙赦宥，此德此恩，沒齒不忘矣。」子牙忙降階扶起，慰之曰：「將軍忠心義膽，不佞識之久矣；但紂王無道，自絕於天，非臣子之不忠心於國也。吾主下賢禮士，將軍常忠心爲國，毋得以嫌隙自疑耳。」鄭倫再三拜謝。子牙遂引蘇護等至內殿，朝見武王。行禮稱臣畢，王曰：「相父有何奏章？」子牙答曰：「冀州侯蘇護，今已歸降，特來朝見。」武王宣蘇護上殿，慰曰：「孤守西岐，克盡臣節，未敢逆天行事；不知何故，累辱王師。今卿等既捨紂歸孤，暫住西土，孤與卿等當共修臣節，以俟天子修德，再爲商議。」相父與孤代勞，設宴待之。子牙領旨，蘇侯人馬盡行入城，西岐羣雄雲集不提。且言汜水關韓榮聞得此報大驚，忙差官修本赴朝歌城來，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殷洪乃紂王之子，豈得概以違天論之？雖紂惡貫盈，而殷洪罪不應此，豈得定報之如誓？當日殷洪等既是封神榜有名之人，赤精子何不叫他不要下山？不是也，免得這番惡孽，分明是赤精子送他上山，宜乎再無人肯上太華山修行學業也！哭之何益？

又批：鄭倫真有丈夫氣概，其對子牙之語，勝蘇護十倍。蘇護此際，當如何生活？

## 第六十二回 張山李錦伐西岐

擾攘兵戈日不寧，生民塗炭自零星；甘驅蒼赤填溝壑，忍令脂膏實羽翎。  
戰士有心勤國主，彼蒼無意固皇扃；只因大劫人多難，致使西岐殺戮腥。

話說差官一路無詞，來至朝歌城，至館驛中歇下；次日進午門，至文書房。那日是大夫方景春看本，忽然接着看時，見蘇護已降西岐，方景春點首罵曰：「老匹夫！一門盡受天子寵眷，不思報本，今日反降叛逆，真狗彘之不若！遂抱本入內庭，問侍御官曰：「天子在何處？」左右侍御對曰：「在摘星樓上。」景春竟至樓下候旨。左右啓上天子，紂王聞奏，宣上樓行禮畢，王曰：「大夫有何奏章？」方景春對曰：「汜水關總兵官韓榮，具本到都城，奏爲冀州侯蘇護，世受椒房之貴，滿門俱叨恩寵，不思報國，反降叛逆，深負聖恩，法紀安在？具本申奏，臣未敢擅便，請旨定奪。」紂王見奏，大驚曰：「蘇護乃朕心腹之臣，貴戚之卿，如何一日反降周助惡情，殊痛恨！大夫暫退，朕自理會。」方景春下樓，紂王宣蘇皇后、妲己在御屏後，已聽知此事，聞宣卽至。紂王御案前，雙膝跪下，兩淚如珠，嬌聲軟語，泣而奏曰：「妾在深宮，荷蒙聖上恩寵，粉骨難消；不知父親受何人唆使，反降叛逆，罪惡通天，法當族誅，情無可赦。願陛下斬妲己之首，懸於都城，以謝天下；庶百官萬姓，知陛下聖明。」

乾剛在握，守祖宗成法，不私貴倖。正賤妾報陛下恩遇之榮，死有餘幸矣！道罷，將香腮伏在紂王膝下，相偎相倚，悲悲泣泣，淚如雨注。紂王見妲己淚流滿面，嬌啼宛轉，如帶雨梨花，啼春嬌鳥。紂王見如此態度，更覺動情，用手挽起，口稱御妻，汝父反朕，你在深宮，如何得知何罪之有？賜卿平身，毋得自戚，有損花容。縱朕將江山盡失，也與愛卿無干！幸宜自愛。妲己謝恩。紂王次日陞九間殿，聚衆文武曰：蘇護反朕歸周，情殊可恨！誰與朕代勞伐周，將蘇護併叛逆衆人，拿解朕前以正其罪。班中閃一大臣，乃上大夫李定，進前奏曰：姜尚足智多謀，知人善使，故所到者非敗則降，累辱王師，大爲不軌。若不擇人而用，速正厥罪，則天下諸侯，皆觀望效尤，何以懲將來？臣舉大元戎張山，久於用兵，慎事慮謀，可堪斯任，庶幾不辱君命。紂王聞奏大喜，卽傳令詔齎發，差官往三山關來，使命離了朝歌，一路上無詞。一日到了三山關館驛歇下。次日傳與管關元帥張山、同錢保、李錦等，來館驛接了聖旨，至府堂上焚香設案，跪聽開讀。

詔曰：征伐雖在於天子，功成乃在闔外元戎。姬發猖獗，大惡難驅，屢戰失機，情殊痛恨！朕欲親往討賊，百官諫阻。茲爾張山，素有才望，上大夫李定等，特薦卿得專征伐，爾其用心料理，克振壯猷，毋負朕倚托之重。俟凱旋之日，朕決不食言，以吝此茅土。



之賞。爾其欽哉！特詔。

欽差官讀罷詔旨，衆官謝恩畢，管待使臣，打發回朝歌。張山等候交代官洪錦交割事體明白，方好進兵。一日，洪錦到任，張山起兵，領人馬十萬，左右先行，乃錢保、李錦、裨將乃馬德、桑元。一路十人喊馬嘶，正值初夏天氣，風和日暖，梅雨霏霏，真好光景。怎見得，有詩爲證：

冉冉綠雲密，風輕燕引雛；新荷翻沼沚，修竹漸扶蘇。芳草連天碧，山花遍地鋪；溪邊蒲插劍，榴火壯行圖。何時了王事，鎮日醉呼盧？

話說張山人馬，一路晚住曉行，也受了些飢餐渴飲，鞍馬奔馳。不一日，來到西岐北門，左右報入行營，稟元帥前哨人馬已至岐周北門。張山傳令安營，一聲炮響，三軍吶喊，絞起中軍帳來。張山坐定，只見錢保、李錦上帳參謁。錢保曰：「兵行百里，不戰自疲，請主將定奪。」張山謂二將曰：「將軍之言，甚善。姜尙乃智謀之士，不可輕敵；況吾師遠來，利不速戰。今且暫休歇軍士，明日自有調用。」二將應諾而退。且言子牙在西岐，日日與衆門人共議拜將之事，命黃飛虎督造大紅旗幟，不要雜色。黃飛虎曰：「旗號乃三軍眼目，旗分五色，原爲按五方位次，使三軍知左右前後，進退攻擊之法，不得錯亂隊伍；若純是

一色紅旗，則三軍不知東西南北，何以知進退趨避之方？猶恐不便，或其中另有妙用，乞丞相一一教之。子牙笑曰：將軍實不知其故耳。紅者，火也。今主上所居之地，乃是西方，此地原是屬金，寒金非借火鍊，豈能有用？此正相生相尅之道，可於旗上另安號帶，須按青黃赤白黑五色，使三軍各自認識，自然不致亂淆。又使敵軍一望生疑，莫知其故，自然致敗。兵法云：疑則生亂。正此故耳。又何不可之有？黃飛虎打躬謝曰：丞相妙算如神！子牙又令辛甲造軍器，只見天下百官諸侯，又約會西岐，請武王伐紂，會兵於孟津。子牙忙與衆將官商議，只恐武王不肯行。衆人正遲疑間，只見探事官報入相府來報。子牙曰：商朝有人馬在北門安營，主將乃是三山關總兵張山。子牙聽說，忙問鄧九公曰：張山用兵如何？鄧九公曰：張山原是末將交代官，此人乃一勇之將耳。正話之時，又報有將請戰。子牙傳令：誰去走一遭？鄧九公欠身：末將願往。領令出城，見一員戰將，如一輪火車，滾至軍前。怎見得打扮驍勇，有讚爲證。讚曰：

頂上金盔分鳳翅，黃金鎧掛龍鱗砌；大紅袍上繡團花，絲蠻寶帶吞頭異。腰下常懸三尺鋒，打陣銀鎚如猛鷲；攬山跳澗紫驊騮，斬將鋼刀生殺氣。一心分免紂王憂，萬

古流傳在史記。

話說鄧九公馬至軍前，看時來者乃是錢保。鄧九公大呼曰：「錢將軍，你且回去，請張山出來，吾與他自有話說。」錢保指九公大罵曰：「反賊紂王有何事負你！朝廷拜你爲大將，寵任非輕，不思報效，一旦投降叛逆，真狗彘不若！尙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鄧九公被數語罵得滿面通紅，亦罵曰：「錢保，料你一匹夫，有何能處，敢出此大言？你比聞太師如何？況他也不過如此。早受吾一刀，免致三軍受苦。言罷，縱馬舞刀，直取錢保。錢保手中刀，急架相還。二馬盤旋，一場大戰，怎見得：

二將坐鞍轡，征雲透九霄；急取壺中箭，忙拔紫金標。這一箇興心安社稷，那一箇用意正天朝；這一個千載垂青史，那一個萬載把名標。真如一對狻猊鬪，不亞翻江兩怪蛟。

話說鄧九公大戰錢保，有三十回合，錢保豈鄧九公對手，被九公回馬刀劈於馬下，梟首級進城，來見子牙，請令定奪。子牙大悅，記功宴賀不表。只見敗兵報與張山說：錢保被鄧九公梟首級進城去了。張山聞報大怒。次日，親臨陣前，坐名要鄧九公答話。報馬報入相府，言有將請戰，要鄧九公將軍答話。鄧九公挺身而出，有女鄧嬋玉願隨壓陣。子牙許之。九公同女出城，張山一見鄧九公走馬至陣前，乃大罵曰：「反賊匹夫！國家有何虧

你背思忘義。一旦而事敵國，死有餘辜！今不投戈受縛，尙敢恃強，殺朝廷命官。今日拿匹夫解上朝歌，以正國法。鄧九公曰：你既身爲大將，上不知天時，下不諳人事，空生在世，可惜衣冠著體，眞乃人之畜生耳！今紂王貪淫無道，殘虐不仁；天下諸侯不歸紂而歸周，天心人意可見，汝尙敢勉強逆天，是自取辱身之禍；與聞太師等枉送性命耳！可聽吾言，下馬歸周，共伐獨夫，拯溺救焚；上順天心，下酌民願，自不失封侯之位。若勉強支吾，悔無及矣。張山大怒，罵曰：利口匹夫！敢借此無稽之言，惑世誣民，碎尸不足以盡其辜。搖鎗直取鄧九公，刀迎面還來。二將相持，一場賭鬪。怎見得，有讚爲證：

輕舉驚天手，生死在輪迴；往來無定論，叱咤似春雷。一個恨不得平吞你腦袋，一個恨不得活砍你頤腮；只殺得一個天昏地暗沒三才，那時節方才兩下分開。

話說鄧九公與張山大戰三十回合，鄧九公戰張山不下，鄧嬋玉在陣後，見父親刀法漸亂，打馬兜回，發手一石，把張山臉上打傷，幾乎墜馬，敗進大營。鄧九公父女掌得勝鼓進城，入相府報功不表。話說張山失機進營，臉上著傷，心上甚是急燥，切齒深恨；忽報營外有一道人求見，張山傳令請來。只見一道人頭挽雙髻，背縛一口寶劍，飄然而至。道人打稽首，張山欠身答禮，至帳中坐下。道人見張山臉上青腫，問曰：張將軍爲何

面上著傷。張山曰：昨日見陣，偶被女將暗算。道人忙取藥末敷搽，卽時全愈。張山忙問：老師從何處而來？道人曰：吾從蓬萊島而至，貧道乃羽翼仙也，特爲將軍來助一臂之力。張山感謝道人。次日，早至城下，請子牙答話。報馬報入相府：城外有一道人請戰。子牙曰：原該有三十六路征伐西岐，此來已是三十二路，還有四路，未曾來至；我少不得要出去忙傳令排五方隊伍。一聲炮響，齊出城來。羽翼仙擡頭觀看，只見兩扇門開，紛紛繞繞，俱是穿紅著綠，狼虎將攢攢簇簇，盡是敢勇。當先驍騎兵，哪吒對黃天化，金吒對木吒，韋護對雷震子，楊戩與衆門人左右排列，保護中軍。武成王壓陣。子牙坐四不相，走出陣前，見對面一道者，生得形容古怪，尖嘴縮腮，頭挽雙髻，徐徐而來。怎見得有讚爲證：

頭挽雙髻，體貌輕揚；阜袍麻履，形異尋常。嘴如鷹鷂，眼露凶光；葫蘆背上，劍戟身藏。蓬萊怪物，得道無疆；飛騰萬里，時浴滄浪。名爲金翅，綽號禽王。

話說子牙拱手言曰：道友請了！羽翼仙曰：請了！子牙曰：道友高姓何名？今日會尙，有何事分付？羽翼仙答曰：貧道乃蓬萊島羽翼仙是也。姜子牙我且問你：你莫非是崑崙門下元始徒弟？你有何能？對人罵我，欲拔吾翎毛，抽吾筋骨；我與你無涉，你如何這等欺

人子牙欠身曰：道友不可錯來怪人。我與道友並未曾會過幾次，焉知道友跟底？必有人搬唆說，有甚失禮得罪之處？我與你道友未有半面之交，此語從何而來？道友請自三思。羽翼仙聽得此言，低頭暗思：此言大是有理。乃謂子牙曰：你話雖有理，只是此語未必無自而來。但說過你從今百事斟酌，毋得仍是如此造次。我與你不得干休去罷！子牙方欲勒騎，哪吒聽罷大怒：這潑道焉敢如此放肆，渺視師叔？登開風火輪，搖鎗就刺。羽翼仙笑曰：原來你仗這些孽障凶頑，敢於欺人。移步持劍相交，鎗劍併舉。黃天化忙催玉麒麟，使雙鎚，雙戰道人。雷震子把風雷翅飛起空中，黃金棍往下打來；土行孫倒拖鐵棍來打下三路。楊戩縱馬舞三尖刀前來助戰，把羽翼仙圍在垓心。上三路雷震子，中三路哪吒，楊戩，黃天化，下三路土行孫。且說哪吒見羽翼仙了得先下手，祭乾坤圈打來，正中羽翼仙肩甲；道人把眉頭一皺，方欲逃走，却被黃天化回手一攢心釘，把道人右臂打通；又被土行孫把道人腿上打了幾下；楊戩復祭哮天犬，把羽翼仙夾頸子一口。羽翼仙四下吃虧，大叫一聲，借土遁走了。子牙得勝，衆門人相隨進城。且說羽翼仙吃了許多的虧，把牙一挫，走進營來，張山接住，口稱：老師，今日誤中奸計，老師反被他著傷。道人曰：不防，吾不曾防備他，故此著了他的手。羽翼仙忙將花籃中取

出丹藥，用水吞下一二粒，卽時全愈。羽翼仙謂張山曰：我念慈悲二字，到不肯傷衆生之命；他今日反來傷我，是彼自取殺身之禍。復對張山曰：可取些酒來，你我痛飲，至更深時，我叫西岐一羣化爲渤海。張山大喜，忙治酒相款不表。却說子牙得勝進府，與諸門人將佐商議，忽一陣風把簷瓦刮下數片來，子牙忙焚香爐中，取金錢在手，占卜吉凶，只見排下卦來，把子牙諛得魂不附體，忙沐浴更衣，望崑崙下拜，拜罷，子牙披髮仗劍，移北海之水，救護西岐，把城郭罩住。只見崑崙山玉虛宮元始天尊，早知詳細，用琉璃瓶中三光神水，灑向北海水面之上；又命四謁諦神，把西岐城護定，不可晃動。正是：

人君福德安天下，  
元始先差謁諦神。

話說羽翼仙飲至一更時分，命張山收去了酒，出了轅門，現了本像；乃大鵬金翅鵬，張開二翅，飛在空中，把天也遮黑了半邊。好利害，有讚爲證：

二翅遮天雲霧迷，空中響亮似春雷；  
曾扇四海俱見底，吃盡龍王海中魚。

只因怒發西岐難，還是明君福德齊；  
羽翼根深歸正道，至今萬載把名題。

却說大鵬鵬飛在空中，望下一看，見西岐城是北海水罩住，羽翼仙不覺失聲笑曰：姜尚可謂腐朽，不知我的利害；我若稍用些須之力，連四海頃刻搗乾，豈在此一海之水？

羽翼仙展兩翅，用力連搨，有七八十搨；他不知此位有三光神水，在上面越搨越長，不見枯涸。羽翼仙自一更時分，直搨到五更天氣，那水差不多淹著大鵬鵬的脚。這一夜將氣力用盡，不能成功，不覺大驚道：「若再遲延，恐到天明，不好看。」自覺慚愧，不好進營來見張山，一翅飛起，來至一座山洞，甚是清奇，怎見得，有讚爲證：

高峯掩映，怪石嵯峨；奇花瑤草馨香，紅杏碧桃豔麗。崖前古樹，霜皮溜雨四十圍；門外蒼松，黛色參天三千尺。雙雙野鶴，常來洞口舞清風；對對山禽，每向枝頭啼白晝。簇簇黃藤如掛索，行行烟柳似垂金。方塘積水，深穴依山；方塘積水，隱千年未變的蛟龍；深穴依山，生萬載得道之仙子。果然不亞玄都府，真是神仙出入門。

話說大鵬鵬飛至山洞前，見一道人靠著洞邊默坐；羽翼仙尋思，不若將此道人抓來充飢，再作道理。大鵬鵬方欲撲來，道人用手一指，大鵬鵬撲塌的跌將下地來。道人揉眉擦目，言曰：「你好沒禮！你爲何來傷我？」羽翼仙曰：「實不相瞞，我去伐西岐，腸中餓了，借你充飢。不知道友仙術精奇，得罪了！道人曰：你腹中餓了，問我一聲，我自然指你去；你如何就來害我？甚是非禮也罷。」我說與你知道，離此二百里，有一山名爲紫雲崖，有三山五嶽，四海道人，俱在那裏赴香齋。你速去，恐遲了不便。」大鵬鵬謝曰：「承教了。」把二翅



飛起，霎時而至，卽現原形。只見高高下下，三五一攢，七八一處，都是四海三山道者赴齋。又見一道童往來，捧東西與衆道人吃。羽翼仙曰：道童請了，貧道是來赴齋的。那道童聽說呀的一聲，答曰：老師來早些方好，如今沒有東西了！羽翼仙曰：偏我來就沒有東西了？道童答曰：來早就有，來遲了，東西已盡，與衆位師父吃了，安能再有？必至明日方可。羽翼仙曰：你揀人布施，我偏要吃！二人嚷將起來。只見一位穿黃的道人，向前問曰：你爲何事，在此爭論？道童曰：此位師父來遲了，定要吃齋，那裏有了？故此閒講。那道人曰：你看果有麵點心否？童兒答曰：點心還有，要齋却沒有了。羽翼仙曰：就是點心也罷，快取將來！那童兒忙把點心拿來，遞與羽翼仙。羽翼仙一連吃了七八十個。那童兒曰：老師可吃了！羽翼仙曰：有還吃得幾個。童兒又取十數個來。羽翼仙共吃了一百零八個。正是：

妙法無邊藏秘訣，

今番捉住大鵬鵬。

話說羽翼仙吃飽了，謝過齋，復現本相飛起往西岐來，復從那洞府過；道人還坐在那裏，望著大鵬鵬用手一指。大鵬鵬跌將下來，哎呀的一聲，跌斷肚腸了，在地上打滾，只叫：痛殺我也！不知大鵬鵬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張山有大將之才，惜乎自不是子牙對手！只這箇大鵬鵬，也來混一場戰，並未曾得尺寸之功，反爲口腹被擒，畢竟是羽毛中品格。

又批：來伐西岐的，屢欲暗算子牙，每每被狂風簷瓦報信，便至保全無事。卽此可卜天意，豈是人力所能強爲？可笑殷洪殷郊，錯了念頭。

### 第六十三回 申公豹說反殷郊

公豹存心至不良，紂王兩子喪疆場；當初致使殷洪反，今日仍教太歲亡。

長舌惹非成個事，巧言招禍作何忙？雖然天意應如此，何必區區話短長？

話說羽翼仙在地下打滾，只叫疼殺我也！這道人起身徐徐行至面前，問曰：你方纔去吃齋，爲何如此？大鵬答曰：我吃了些麵點心，腹中作疼。道人曰：吃不著吐了罷。大鵬當真的去吐，不覺一吐而出，有雞子大白光光的，連綿不斷，就像一條銀索子，將大鵬的心肝鎖住；大鵬覺得異樣，及至時又扯得心疼。大鵬甚時驚駭，知是不好消息，欲待轉身，只見這道人把臉一抹，大喝一聲：我把你這孽障！你認得我麼？這道人乃是靈鷲山元覺洞燃燈道人。道人罵曰：你這孽障！姜子牙奉玉虛符命，扶助聖王，戡禍定亂，拯溺救焚，弔民伐罪，你爲何反起狼心，連我也不要吃？你助惡爲虐，命黃巾力士把這孽障弔

在大松樹上，只等姜子牙伐了紂，那時再放你不遲。大鵬忙哀曰：老師大慈悲，赦宥弟子；弟子一時愚昧，被傍人唆使，從今知過，再不敢正眼再窺視西岐。燃燈曰：你在天皇時得道，如何大運也不知，真假也不識？還聽傍人唆使，情真可恨！決難恕饒。大鵬再三哀告曰：可憐我千年功夫，老師憐憫，燃燈曰：你既肯改邪歸正，須當拜我爲師，我方可放你。大鵬連忙極口稱道曰：願拜老爺爲師，修歸正果。燃燈曰：既然如此，待我放你。用手一指，那一百零八個念珠，還依舊吐出口中，大鵬遂同燃燈道人往靈鷲山修行。不表。話分兩頭，且說九仙山桃源洞廣成子，只因犯了殺戒，只在洞中靜坐，保攝天和，不理外務。忽有白鶴童子，奉玉虛符命言：子牙不日金臺拜將，命衆門人須至西岐山，餞別東征。廣成子謝恩，打發白鶴童兒回玉虛去了。道人偶想起殷郊，如今子牙東征，把殷郊打發他下山，佐子牙東進五關，一則可以見他家之故土，二則可以捉妲己報殺母之深仇。忙問：殷郊在那裏？殷郊在洞後聽師父呼喚，忙至前面見師父行禮。廣成子曰：方今武王東征，天下諸侯相會孟津，共伐無道，正你報仇洩恨之日。吾如今著你前去，助周作前隊，你可去麼？殷郊聽罷，口稱老師曰：弟子雖是紂王之子，實與妲己爲仇。父王反信奸言，誅妻殺子，母死無辜，此恨時時在心，刻刻掛念，不能有忘。今日老師肯

捨慈悲，發付弟子，敢不前往以圖報効；若不去，真空生於天地間也！廣成子曰：你且去桃源洞外，獅子崖前，尋了兵器來，我傳你些道術，你好下山。殷郊聽說，忙出洞往獅子崖來尋兵器；只見白石橋那邊有一洞，怎見得，有西江月爲證：

門依一輪日月，照耀一望山川；  
珠淵金井煖含烟，更有許多堪羨。  
凝赤壁青田，三春楊柳九秋蓮，  
別的洞天罕見。

話說殷郊見石橋南畔有一洞府，獸環子戶，儼若王公第宅。殿下自思：我從不曾到此；一過橋去，便知端的。來至洞前，那門雖兩扇，不推而自開；只見那裏有一石几，几上有熱氣騰騰，六七枚豆兒。殷郊拈一個吃了，自覺甘甜香美，非同凡品；好豆兒，不如一總吃了罷。剛纔一時，忽然想起來尋兵器，如何在此閒玩？忙出洞來，過了石橋。及至回頭，早不見洞府。殿下心疑，不覺渾身骨頭響，左邊肩膀上忽伸出一隻手來；殿下著慌，大驚失色。只見右邊又是一隻；一會兒忽長出三頭六臂，把殷郊只唬得目瞪口呆，半晌無語。只見白雲童兒前來叫曰：師兄，師父有請。殷郊這一會略覺神思清爽，面如藍靛，髮似硃砂；上下獠牙，多生一目，晃晃蕩蕩來至洞前。廣成子拍掌笑曰：奇哉！奇哉！仁君有德，天生異人。命殷郊進洞至桃園內，廣成子傳與方天畫戟，言曰：你先下山，前至西

岐我隨後就來。道人取出番天印，落魂鐘，雌雄劍，付與殷郊。殷郊卽時拜辭下山。廣成子曰：「徒弟你且住，我有一事對你說：我將此寶盡付與你，你須是順天應人，東進五關，周武與弔民伐罪之師，不可改了念頭，心下狐疑，有犯大謫。那時悔之晚矣！」殷郊曰：「老師之言差矣！」周武明德聖君，吾父荒淫昏虐，豈敢錯認，有幸師訓，弟子如改前言，當受犁鋤之厄。道人大喜，殷郊拜別師尊，正是：

殿下實心扶聖主，

只恐傍人起禍殃。

話說殷郊離了九仙山，借土遁往西岐前來，正行之間，不覺那遁光飄飄落在一座高山。怎見得好山，有讚爲證：

冲天占地，轉日生雲；冲天處尖峯轟轟，占地處遠脈迢迢；轉日的乃嶺頭松鬱鬱，生雲的乃崖下石磷磷；松鬱鬱四時入箇常青，石磷磷萬年千載不改。林中每聽夜猿啼，澗內常見妖蟒過；山禽聲咽咽，走獸吼呼呼。山獐山鹿成雙作對紛紛走，山鴉山雀打陣攢簇密密飛。山草山花看不盡，山桃山菓應時新；雖然崎嶇不堪行，卻是神仙來往處。

話說殷郊纔看山嶺險峻之處，只聽得林內一聲鑼響；見一人面如藍靛，髮似硃砂，騎

紅砂馬，金甲紅袍，三隻眼，提兩根獠牙棍，那馬如飛奔上山來。見殷郊三頭六臂，也是三隻眼，大呼曰：「三首者乃是何人？敢在我山前探望？」殷郊答曰：「吾非別人，乃紂王太子殷郊是也。」那人忙下馬拜伏在地，口稱：「千歲爲何由此白龍山上過？」殷郊曰：「吾奉師命，往西岐去見子牙。」言未曾了，又一人帶扇雲盔，淡黃袍，點鋼鎗，白龍馬，面如傅粉，三絡長髯，也奔上山來，大呼曰：「此是何人？藍臉的道，快來見殷千歲！」那人也是三隻眼，滾鞍下馬，拜伏在地。二人同曰：「且請千歲上山，至寨中相見。」二人步行至山寨，進了中堂，二人將殷郊扶在正中交椅上，納頭便拜。殷郊忙扶起，問曰：「二位高姓大名？」那藍臉的應曰：「末將姓溫名良，那白臉的姓馬名善。」殷郊曰：「吾看二位一表非俗，俱負英雄之志，何不同吾往西岐立功，助武王伐紂？」二人曰：「千歲爲何反助周滅紂，願聞其說。」殷郊曰：「商家氣數已盡，周家王氣正盛，況吾父得十罪於天下，今諸侯應天順人，以有道伐無道，以無德讓有德，此理之常。天下豈吾家故業哉？」溫良馬善曰：「千歲之言是也。」溫良與馬善整酒共酌，殷郊一面分付嘍囉改作周兵，放火燒了寨柵，隨卽起兵。殷郊三人同上了馬，離了白龍山，往大路進發，逕奔西岐而來。正是：

殷郊有意歸周王，

只怕中途不肯從。

殷郊正行，嘍囉報啓千歲。有一道人騎虎而來，要見千歲。殷郊聞報，忙分付左右旗門官，令安下人馬，請來相見。道人下虎進帳，殷郊忙迎將下來，打躬，口稱：「老師從何而來？」道人曰：「吾乃崑崙門下申公豹是也。」殷下往那裏走？殷郊曰：「吾奉師命，往西岐投拜姬周姜師叔，不久拜相，助他伐紂。」道人笑曰：「我問你，紂王是你甚麼人？」殷郊答曰：「是吾父王。」道人曰：「恰又來，世間那有子助外人而伐父之理？此乃亂倫忤逆之說，你父不久龍歸滄海，你原是東宮，自當接商朝之統，位九五之尊，承帝王之業，豈有反助他人，滅自己社稷，毀自己宗廟？此亘古所未聞者也！且你異日百年之後，將何面目見成湯諸王於在天之靈哉？」我見你身藏奇寶，可安天下，形像可定，乾坤當從，吾言可保自己天下，以誅無道周武，是爲長策。」殷郊答曰：「老師之言雖是，奈天數已定，吾父無道，理當以讓有德，況姜子牙有將相之才，仁德散布於天下，諸侯無不響應。我老師曾分付我，下山助姜師叔東進五關，吾何敢有背師言？此事斷難從命。」申公豹暗想：「此言犯不動他，也罷，再犯他一場，看他如何？」申公豹又曰：「殷殿下，你言姜尙有德，他的德在那裏？」殷郊曰：「姜子牙爲人公平正直，禮賢下士，仁義慈祥，乃良心君子，道德丈夫，天下服從，何得小視他？」申公豹曰：「殿下有所不知，吾聞有德不滅人之彞倫，不戕人之天性，天不妄殺辜，

不矜功自伐。殿下之父親，固得罪於天下，可與爲仇。殿下之胞弟殷洪，聞說他也下山助周，豈意欲邀己功，竟將殿下親弟用太極圖化成飛灰。此還是有德之人做的事，無德之人做的事。今殿下忘手足而事讎敵，吾爲殿下不取也。殷郊聞言，大驚曰：老師此事可眞？道人曰：天下盡知，難道吾有誑語？實對你說。如今張山現在西岐，住箇人馬，你只問他，如果殷洪無此事，你再進西岐不遲。如有此事，你當爲弟報仇。我今與你再請一高人來助你一臂之力。申公豹跨虎而去。殷郊甚是疑惑，只得把人馬催動，徑往西岐。殷郊一路上沈吟思想：吾弟與天下無仇，如何將他如此處治，必無此事。若是姜子牙將吾弟果然如此，我與姜尚誓不兩立！必定爲弟報仇。人馬在路非止一日，來至西岐，果然有一枝人馬打商湯旗號，在此住箇。殷郊令溫良前去營裏去問，果是張山否？話說張山自羽翼仙當晚去後，兩日不見回來，差人探聽，不得實信。正納悶間，忽軍政官來報：營外有一大將，口稱請元帥接千歲大駕，不知何故，請元帥定奪。張山聞報，不知其故。沈思：殿下久已失亡，此處是那裏來的？忙傳令來，軍政官出營對來將曰：元帥令將軍相見。溫良進營來，見張山打躬。張山問曰：將軍自何處而來，有何見諭？溫良答曰：吾奉殷郊千歲領旨，令將軍相見。張山對李錦曰：殿下久已失亡，如何此處反有



殿下李錦在傍曰：只恐真元帥可往相見，看其真僞，再做區處。張山從其言，同李錦來至軍前。溫良先進營回話，對殷郊曰：千歲，張山到了。殷郊曰：令來。張山進營，見殷郊三首六臂，像貌凶惡，左右侍立溫良馬善，都是三隻眼。張山問曰：啓殿下是商朝那枝宗派？殷郊曰：吾乃當今長殿下殷郊是也。因將前事訴說一番。張山聞言，不覺大悅，忙行禮口稱千歲。殷郊曰：你可知道二殿下殷洪的事？張山答曰：二千歲因伐西岐，被姜尚用太極圖化作飛灰多日矣。殷郊聽罷，大叫一聲，昏倒在地。衆人扶起，放聲大哭曰：兄弟死於惡人之手，躍身而起，將令箭一枝折爲兩段，曰：若不殺姜尚，誓與此箭相同。次日，殷郊親自出馬，坐名只要姜尚出來報馬報入城中。進相府報曰：城外有殷郊殿下，請丞相答話。子牙傳令軍士排隊伍出城。炮聲響處，西岐營開，一對對英雄似虎，一雙雙戰馬如飛，左右列各洞門人。子牙見對營門一人三首六臂，青面獠牙，左右二騎，乃溫良馬善，各持兵器。哪吒暗笑：三人九隻眼，多了個半人。殷郊走馬至軍前，叫姜尚出來見我。子牙向前曰：來者何人？殷郊大喝曰：吾乃長殿下殷郊是也。你將吾弟殷洪用太極圖化作飛灰，此恨如何消歇？子牙不知其中緣故，應聲曰：彼自取死，與我無干。殷郊聽罷，大叫一聲，幾乎氣絕。大怒曰：好匹夫！尚說與你無干，縱馬搖戟來取。傍有哪吒

登開風火輪，將火尖鎗直取殷郊。輪馬相交，未及數合，被殷郊一番天印把哪吒打下風火輪來。黃天化見哪吒失機，催開了玉麒麟，使兩柄銀鎗，敵住了殷郊。子牙暗叫：「救回哪吒！」黃天化不知殷郊有落魂鐘，殷郊搖動了鐘，黃天化坐不住鞍轡，跌將下來。張山走馬將黃天化拿了。及至上了繩索，黃天化方知被捉。黃飛虎見子被擒，催開五色神牛，來戰殷郊。也不答話，鎗戟併舉。又戰數合，搖動落魂鐘，黃飛虎也撞下神牛，早被馬善溫良捉去。楊戩在傍見殷郊祭番天印，搖落魂鐘，恐傷了子牙，不當穩便，忙鳴金收回隊伍。子牙忙令軍士進城，坐在殿上納悶。楊戩上殿奏曰：「師叔，如今又是一場古怪事出來。」子牙曰：「有甚古怪？」楊戩曰：「弟子看殷郊打哪吒的是番天印，此寶乃廣成子師伯的，如何反把與殷郊？」子牙曰：「難道廣成子使他來伐我？」楊戩曰：「殷郊之故事，師叔獨忘之乎？」子牙方悟。且說殷郊將黃家父子拿至中軍，黃飛虎細觀不是殷郊。殷郊問曰：「你是何人？」黃飛虎曰：「我乃武成王黃飛虎是也。」殷郊曰：「西岐也有武成王黃飛虎，張山在傍坐，欠身答曰：「此就是天子殿前黃飛虎，他反了五關，投歸周武，爲此叛逆，惹下刀兵。今已被擒，正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是彼自取死耳。」殷郊聞言，忙下帳來，親解其索，口稱：「恩人！昔日若非將軍，焉能保有今日？」忙問飛虎曰：「此人是誰？」黃飛虎答曰：「此

我長子黃天化，殷郊急傳令也。救了。因對飛虎曰：昔日將軍救我兄弟二人，今日我放你父子，以報前德。黃飛虎感謝畢，因問：千歲當時風刮去，却在何處？殷郊不肯說出根由，恐泄了機密。乃朦朧應曰：當日乃海島仙家救我在山學業，今特下山來報吾弟之仇。今日我已報過將軍大德，倘後見戰，幸爲迴避；如再被擒，必正國法。黃家父子告辭出營，至城下叫門。把門軍官見是黃家父子，忙開城門放入。父子進相府來見子牙，盡言其事。子牙大喜。次日，探馬來報：有將請戰。子牙問：誰人去走一遭？傍有鄧九公願往。子牙許之。鄧九公領令出府，上馬提刀，開放城門。見一將白馬長鎗，穿淡黃袍，怎見得：戴一頂扇雲冠，光芒四射；黃花袍紫氣盤旋，銀葉甲輝煌燦爛。三服縑身後交加，白龍馬追風趕日；杵白鎗大蟒頑蛇，修行在仙山洞府，成道行有正無邪。

話說鄧九公大呼曰：來者何人？馬善曰：我乃大將馬善是也。鄧九公也不通姓名，縱馬舞刀飛來，且取馬善鎗劈面相迎。兩馬往還，殺有十二三回合。鄧九公刀法如神，馬善敵不住，被鄧九公閃一刀，逼開了馬善的鎗，抓住腰間縑勒，提過鞍轡，往下一摔，生擒進城。至相府來見子牙，子牙問曰：將軍勝負如何？九公曰：擒了一將，名喚馬善，今在府前候丞相將令。子牙命推來。少時，將馬善推至殿前，那人全不畏懼，立而不跪。子牙曰：

既已被擒，何不屈膝？馬善大笑罵曰：老匹夫！你乃叛國逆賊，吾既被擒，要殺就殺，何必多言？子牙大怒，令推出府斬訖報來。南宮适爲監斬官，推至府前，只見行刑令出，南宮适手起一刀，猶如削菜一般。正是：

鋼刀隨過隨時長，

如同切水一般同。

南宮适看見大驚，忙進相府回令曰：啓丞相，異事非常！子牙問曰：有甚話說？南宮适曰：奉令將馬善連斬三刀，這邊過刀，那邊長完，不知有何幻術？請相定奪。子牙聽說大驚，忙同諸將出府來親自動手，也是一般。旁有韋護祭起降魔杵打將下來，正中馬善頂門，只打的一派金光，就地散開。韋護收回杵，還是人形，衆門人大驚，只叫古怪。子牙無計可施，命衆門人借三昧真火燒這妖物，旁有哪吒、金木二吒、雷震子、黃天化、韋護，連動三昧真火燒之。馬善乘火光一起，大笑曰：吾去也！楊戩看見火光中走了馬善，子牙心下不樂，各回府中商議不題。且言馬善走回營來，見殷郊，盡言擒去怎樣斬他，怎樣放火燒他，末將借火光而回。殷郊聞言大喜。子牙在府中沈思，只見楊戩上殿對子牙曰：弟子往九仙山探聽虛實，看是如何；二則再往終南山，見雲中子師叔去借照妖鑑來，看馬善是甚麼東西，方可治之。子牙許之。楊戩離了西岐，借土遁逕往九仙山來。不

一時頃刻已至桃園洞，來見廣成子。楊戩行禮，口稱師叔。廣成子曰：「前日令殷郊下山，到西岐，同子牙伐紂，好三首六臂麼？」候拜將日再來屬他。楊戩曰：「如今殷郊不伐朝歌，反伐西岐，把師叔的番天印打傷了哪吒諸人，橫行狂暴，弟子奉子牙之命，特來探其虛實。」廣成子聞言大叫：「這畜生有背師言，定遭不測之禍；但吾把洞內珍寶盡付與他，誰知今日之變？」叫楊戩：「你且先回，我隨後就來。」楊戩離了九仙山，逕往終南山來。須臾而至，進洞府，見雲中子行禮，口稱師叔。今西岐來了一人名曰馬善，誅斬不得，水火亦不能傷他；不知何物作怪，特借老師照妖鑑一用，俟除此妖邪，即當奉上。雲中子聽說，即將寶鑑付與楊戩。楊戩離了終南山，往西岐來，至相府參謁子牙。子牙問曰：「楊戩你往九仙山見廣成子，此事如何？」楊戩把上項事情一一訴說一遍，又將取照妖鑑來的事亦說了一遍，令明日可會馬善。次日，楊戩上馬提刀來營前請戰，坐名只要馬善出來；探馬報入中軍，殷郊命馬善出營。馬善在前，楊戩暗取寶鑑照之，乃是一點燈頭兒在裏面晃。楊戩收了寶鑑，縱馬舞刀直取馬善；二馬相交，刀鎗併舉，戰有二三十回合，楊戩撥馬就走，馬善不趕，回營來見殷郊。回話與楊戩交戰，那廝敗走，末將不去趕他。殷郊曰：「知己知彼，此是兵家要訣，此行是也。」且言楊戩回營進府來，子牙問曰：「馬善乃

何物作怪？楊戩答曰：弟子照馬善，乃是一點燈頭兒，不知詳細。旁有韋護曰：世間有三處有三盞燈：玄都洞、八景宮有一盞燈，玉虛宮有一盞燈，靈鷲山有一盞燈，莫非就是此燈作怪？楊道兄可往三處一看，便知端的。楊戩忻然願往，子牙許之。楊戩離了西岐，先往玉虛宮而來，駕著土遁而走，正是：

風聲響處行千里，  
一飯工夫至玉虛。

話說楊戩自不曾至崑崙山，今見景緻非常，因便玩賞，怎見得：

瓊樓玉閣，上界崑崙；谷虛繁地籟，境寂散天香。青松帶雨遮高閣，翠竹依稀兩道傍。霞光縹緲，采色飄飄；朱欄碧檻，畫棟雕梁。談經香滿座，靜坐月當窗；鳥鳴丹樹內，鶴飲石泉傍。四時不謝奇花草，金殿開門射赤光；樓台隱現祥雲裏，玉磬金鐘聲韻長。珠簾半捲，爐內烟香；講動黃庭方入聖，萬仙總領鎮東方。

話說楊戩至麒麟崖，看罷崑崙景緻，不敢擅入，立於宮外，等候多時；只見白鶴童子出宮來，楊戩上前施禮，口稱師兄。弟子楊戩借問老爺面前琉璃燈，可曾點著？白鶴童子答曰：點著哩。楊戩自思：此處點著，想不是這裏，且往靈鷲山去。即時離了玉虛，逕往靈鷲山來，好快，正是：

駕霧騰雲仙體輕，玄門須仗五行術；週遊寰宇須臾至，纔上崑崙又玉京。  
楊戩進元覺洞，倒身下拜，口稱老師。弟子楊戩拜見。燃燈問曰：你來做甚麼？楊戩答曰：老爺面前的琉璃滅了？道人擡頭看見燈滅了，呀的一聲道：孽障走了！楊戩把上件事說了一遍。燃燈曰：你先去，我隨卽就來。楊戩別了燃燈，借土遁歸西岐。至相府來見子牙，將至玉虛見燃燈事說了一遍。燃燈老師隨後就來。子牙大喜。正之間，門官報廣成子至。子牙迎接至殿前。廣成子對子牙謝罪曰：貧道不知有此大變，豈意殷郊反了念頭，吾之罪也！待吾出去招他來見。廣成子隨卽出城，至營前大呼曰：傳與殷郊快來見我！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申公豹與子牙有甚麼齷齪，五次三番，邀請十洲三島凶神惡煞，來伐西岐，不知殺害多少生靈，畢竟與子牙無損，徒自送了這許多人。這不是與子牙爲齷，是與衆人爲齷耳。

又批：紂王兩個兒子，被申公豹一場巧言浪語，都送入極慘酌死地。此正不是保紂，實所以害紂，所謂自滅還自滅耳。大抵令人作惡還自身受，正是天道恰好主張。

## 第六十四回 羅宣火焚西岐城

離宮原是火之精，配合千支在丙丁；  
烈石焚山情更惡，流金燦海勢偏橫。  
在天列曜人君畏，入地藏形萬姓驚；  
不是羅宣能作難，只因西土降仙卿。  
話說探馬報入中軍，啟千歲有一道人請千歲答話。殷郊暗想：莫不是吾師來此。隨卽出營，果然是廣成子。殷郊在馬上欠身言曰：老師，弟子甲冑在身，不敢叩見。廣成子見殷郊身穿王服，大喝曰：畜生！不記得山前是怎樣話？你今日爲何改了念頭？殷郊泣訴曰：老師在上，聽弟子所陳。弟子領命下山，又收了溫良馬善，中途遇著申公豹，說弟子保紂伐周，弟子豈肯有負師言？弟子知吾父殘虐不仁，肆行無道，固得罪於天下，弟子不敢有違天命。只吾幼弟又得何罪，竟將太極圖把他化作飛灰？與姜尙何仇，遭此慘死？此豈有仁心者所爲？此豈以德行仁之主言之痛心刺骨？老師反欲我事仇，是誠何心？殷郊言罷，放聲大哭。廣成子曰：殷郊，你不知申公豹與子牙有隙，他是誑你之言，不可深信。此事乃汝弟自取，實是天數。殷郊曰：申公豹之言，固不可信；吾弟之死，又是天數終，不然，是吾弟自走入太極圖中去尋此慘酷極刑。老師說得好笑。今兄存弟亡，實爲可慘。老師請回，俟弟子殺了姜尙以報弟仇，再議東征廣成子曰：你可記得發下誓



言？殷郊曰：弟子知道。就受了此厄，死也甘心。決不願獨自偷生！廣成子大怒，喝一聲，仗劍來取。殷郊用戟架住，曰：老師沒來由，你爲姜尚與弟子變顏，實係偏心。倘一時失禮，不好看相。廣成子又一劍劈來。殷郊曰：老師何苦爲他人不顧自己天性？則老師所謂天道人道，俱是矯強。廣成子曰：此是天數，你自不悔悟，違背師言，必有殺身之禍。復又一劍砍來。殷郊急得滿面通紅，曰：你既無情待我，偏執己見，自壞手足，弟子也顧不得了！乃發手還一戟來。師徒二人戰未及四五合，殷郊祭番天印打來，廣成子著慌，借縱地金光法，逃回西岐，至相府。正是：

番天印傳殷殿下，

豈知今日打師尊？

話說廣成子回相府，子牙迎着，見廣成子面色不似平日；忙問今日會殷郊詳細。廣成子曰：被申公豹說反，吾再三苦勸，彼竟不從；是吾怒起與他交戰，那孽障反祭番天印來打我，吾故此回來，再做商議。子牙不知番天印的利害，正說之間，門官報：燃燈老爺來至。二人忙出府迎接，至殿前。燃燈對子牙曰：連吾的琉璃，也來尋你一番，俱是天數。子牙曰：尙該如此，理當受之。燃燈曰：殷郊的事大，馬善的事小，待吾收了馬善，再做道理。乃謂子牙曰：你須得如此如此，方可收服。子牙俱依其計。次日，子牙單人獨騎出城，

坐名只要馬善來見我。左右報馬報入中軍。啟千歲。姜子牙獨騎出城。只要馬善出戰。殷郊自思：昨日吾師出城見我，未曾取勝，今日令子牙單騎出城要馬善，必有緣故。且令馬善出戰，看是如何。馬善得令，提鎗上馬，出轅門，也不答話，直取子牙。子牙手中劍赴面相迎。未及數合，子牙也不歸營，望東南上逃走。馬善不知他的本主等他，隨後趕來；未及數箭之地，只見柳陰之下，立著一個道人，讓過子牙，當中阻住，大喝曰：馬善，你可認得我？馬善只推不知，就一鎗來刺。燃燈袖內取出琉璃，望空中祭起，那琉璃望下掉來。馬善擡頭看見，及待躲時，燃燈忙令黃巾力士：可將燈焰帶回靈鷲山去。正是：

仙燈得道現人形，  
反本還元歸正位。

話言燃燈收了馬善，令力士帶上靈鷲山去了不提。且說探馬來報入中軍。啟千歲，馬善追趕姜尚，只見一陣光華，止有戰馬，不見了馬善，未敢擅專，請令定奪。殷郊聞報，心下疑惑，隨傳令點炮出營，定與子牙立決雌雄。只見燃燈收了馬善，方回來與廣成子共議。殷郊被申公豹說反，如之奈何？正說之間，探馬報入相府：有殷殿下請丞相答話。燃燈曰：子牙公你去得，你有杏黃旗可保其身。子牙忙傳令衆門人出城，炮聲響亮，西岐門開。子牙一騎當先，對殷郊言曰：殷郊，你負師命，難免犁鋤之厄；及早投戈，免得

自悔。殷郊大怒，見了仇人，切齒咬牙大罵匹夫，把吾弟化爲飛灰，我與你誓不兩立！縱馬搖戟，直取子牙。子牙仗劍迎之，戟劍交加，大戰龍潭虎穴。且說溫良走馬來助，這壁廂哪吒登開風火輪，接住交兵。兩下裏只殺得：

黑靄靄雲迷白日，鬧嚷嚷氣遮天；鎗刀劍戟征冒烟，闊斧猶如閃電。好勇的成功，建業恃强的努力當先；爲明君不怕就死，報國恩欲把身捐。只殺得一團白骨見青天，那時節方纔收軍罷戰。

且說溫良祭起白玉環來打哪吒，哪吒看見忙把乾坤圈也發起來，一聲響將白玉環打得粉碎。溫良大叫一聲，傷吾之寶，怎肯干休？奮力來戰，又被哪吒一金磚正中後心，打得往前一晃，未曾閃下馬來。方欲逃回，不意被楊戩一彈子穿了肩頭，跌下馬去，死於非命。殷郊見溫良死於馬下，忙祭番天印打子牙。子牙展開杏黃旗，便有萬道金光祥雲籠罩。又現有千朵白蓮，謹護其身，把番天印懸在空中，只是不得下來。子牙隨祭打神鞭，正中殷郊後背，翻筋斗落下馬去。楊戩及上前欲斬他首級，有張山、李錦二騎搶出，不知殷郊已借土遁去了。子牙竟獲全勝進城。燃燈與廣成子共議曰：番天印難治。且子牙拜將已近，恐誤吉辰，罪歸於你。廣成子告曰：老師爲我設一謀，如何除得此

惡燃燈曰：無籌可治，奈何奈何！且說殷郊著傷逃回，進營納悶，鬱鬱不喜。且說轅門外來一道人，戴魚尾冠，面如重棗，海下赤髯，紅髮三日，穿大紅八卦服，騎赤烟駒。道人下騎，叫報與殷殿下，吾要見他。軍政官報入中軍，啟千歲，外邊有一道者求見。殷郊傳令請來。少時，道人行至帳前，殷郊看見，降階迎接，見道人通身赤色，其形相甚惡。彼此各打稽首。殷殿下忙欠身答曰：老師可請上坐。道人亦不謙讓，隨卽坐下。殷郊曰：老師高姓大名？何處名山洞府？道人答曰：貧道乃火龍島焰中仙，羅宣是也。因申公豹相邀，特來助你一臂之力。殷郊大悅，治酒款待。道人曰：吾乃是齋，不用葷。殷郊命治素酒相待，不提。一連在軍中過了三四日，也不出去會子牙。殷郊問曰：老師既爲我而來，爲何數日不會子牙一陣？道人曰：我有一道友，他不曾來，待他來時，我與你定然成功，不用殿下費心。且說那日正坐轅門，軍官來報：有一道者來訪。羅宣與殷郊傳令請來。少時見一道者黃臉虬鬚，身穿早服，徐步而來。殷郊乃出帳迎接，至帳行禮畢，尊於上坐。羅宣問曰：賢弟爲何來遲？道人曰：因攻戰之物未完，故此來遲。殷郊對道人曰：請問道長高姓大名？道人曰：吾乃九龍島煉氣士劉環是也。殷郊傳令治酒款待。次早，二位道者出營來至城下，請子牙答話。探馬忙報入相府，啟丞相，有二位道人請丞相答話。子牙隨

卽同衆門人出城排開隊伍；只見催陣鼓響，對陣中有一道者，生得甚是兇惡。怎見得：魚尾冠純然烈焰，大紅袍片片雲生；絲絛懸赤色，麻履長紅雲。劍帶星星火，馬如赤爪龍；面如血潑紫，鋼牙暴出唇。三日光輝觀宇宙，火龍島內有聲名。

話說子牙對諸門人曰：此人一身赤色，連馬也是紅的。衆弟子曰：截教門下，古怪者甚多。話未畢，羅宣一騎馬當先大呼曰：來者可就是姜子牙？子牙答曰：道兄，不才便是。不知道友是何處名山，那裏洞府？羅宣曰：吾乃火龍島焰中仙。羅宣是也。吾今來會你；只因你倚仗玉虛門下，把吾輩截教甚是恥辱。吾故到此與你見一個雌雄，方知二教自有高低，非在於口舌爭也。你那左右門人，不必向前；料你等不過毫末道行，不足爲能！只我與你比個高下。道罷，把赤烟駒催開，使兩口飛烟劍來取子牙。子牙手中劍急架相迎。二獸盤旋未及數合，哪吒登開風火輪，搖鎗來刺羅宣；傍有劉環躍步而出，抵住哪吒。大抵子牙的門人多，不由分說，楊戩舞三尖刀，冲殺過來；黃天化使開雙鎚，也來助戰；雷震子展開二翅，飛起空下，將金棍刺來；土行孫使動邠鐵棍，往下三路也是殺來；韋護總步使降魔杵，劈頭就打。四面八方，圍裹上來。羅宣見子牙衆門人不分好歹，一擁而上，抵擋不住，忙把三百六十骨節搖動，現出三首六臂。一手執照天印，一手執

五龍輪，一手執萬鴉壺，一手執萬里起烟雲，雙手使飛烟劍，好利害，怎見得有讚爲證。赤寶丹天降異人，渾身上下烈烟燻，離宮鍊就非凡品，南極熬成迥出羣。火龍島內修真性，焰氣聲高氣似雲；純陽自是三昧火，烈石焚金惡殺神。

話說羅宣現了三首六臂，將五龍輪一輪，把黃天化打下玉麒麟，早有金木二吒救回去了。楊戩正欲暗放哮天犬來傷羅宣，不意子牙早祭起打神鞭，望空中打來，把羅宣打得幾乎翻下赤烟駒子來。哪吒戰住了劉環，把乾坤圈打來，只打得劉環三昧火冒出，俱大敗回營。張山在轅門觀看，見岐周多少門人，祭無窮法寶，一個勝似一個。心中自思：以後滅紂者，必是子牙一輩，心中甚是不悅。只見羅宣失利回營，張山接住慰勞。羅宣曰：今日不防姜尙打我一鞭，吾險些兒墜下騎來。忙取葫蘆中藥餌，吞而治之。羅宣對劉環曰：這也是西岐一羣衆生，該當如此，非我定用此狠毒也。道人咬牙切齒。正是：

山紅土赤須臾了，

殿閣樓台化作灰。

話說羅宣在帳內與劉環議曰：今夜把西岐打發他乾乾淨淨，免得費我清心。劉環道：他既無情，理當如此。正是子牙災難至矣。子牙只知得勝回兵，那知有此一節。不意時

至二更，羅宣同劉環借著火遁，乘著赤烟駒，把萬里起雲烟射進西岐城內；此萬里起雲烟，乃是火箭。及至射進西岐城內，可憐東西南北各處火起，相府皇城到處生煙。子牙在府，只聽的百姓吶喊之聲，震動華岳，燃燈已知道了，與廣成子出靜室看火不提。怎見得好火：

黑烟漠漠，紅焰騰騰；黑烟漠漠，長空不見半分毫；紅焰騰騰，大地有光千里赤。初起時，灼灼金蛇，次後來千千火塊；羅宣切齒逞雄威，惱了劉環施法力。燥乾柴燒烈火性，說甚糜燧人鑽木；熱油門上飄絲，勝似那老子開爐。正是那無情火發，怎禁這有意行兇？不去弭災，返行助虐。風隨火勢，焰飛有千丈餘高；火逞風威，灰迸上九霄雲外。乒乒乓乓，如同陣前炮響；轟轟烈烈，卻似鑼鼓齊鳴。只燒得男啼女哭，叫皇天抱女攜兒無處躲；姜子牙總有妙法不能施，周武王德政天齊難逃避。門人雖有，各自保守其軀；大將英雄，盡是獍跑鼠躡。正是災來難避無情火，慌壞青鸞斗闕仙。

話說武王聽得各處火起，便跪在丹墀告天曰：「姬發不道，獲罪於天，降此大厄，有累於民；只願上天將姬發盡戶滅絕，不忍萬民遭此災厄。」俯伏在地，放聲大哭；如此拜禱，這火越燒大了。且說羅宣將萬鴉壺開了，萬隻火鴉飛騰入城，口內噴火，翅上生烟。又用

數條火龍，把五龍輪架在當中；只見赤烟駒四蹄生烈焰，飛煙寶劍長紅光，如有石牆石壁燒不進去，又有劉環接火。頃刻間畫閣雕梁，即時崩倒。正是：

武王有福逢此厄，自有高人滅火時。

話言羅宣正燒西岐，來了鳳凰山青鸞斗闕的龍吉公主，乃是昊天上帝親生瑤池金母之女。只因有念思凡，貶在鳳凰山青鸞斗闕；今見子牙伐紂，也來助一臂之力。正值羅宣來燒西岐，娘娘就假此好見子牙，便誇青鸞來至；遠遠的只見火內有千萬火鴉，忙叫碧雲兒童將霧露乾坤網撒開，往西岐火內一罩。此寶有相生相尅之妙，霧露者乃是真水，水能尅火，故此隨卽息滅，卽時將萬隻火鴉盡行收去。羅宣正放火亂燒，忽不見火鴉；往前一看，見一道姑，戴魚尾冠，穿大紅絳緞衣。羅宣大呼：乘鸞者乃是何人，敢滅吾之火？公主笑曰：吾乃龍吉公主是也。你有何能，敢動惡意？有逆天心，來害明君？吾特來助陣，你可速回，毋取滅亡之禍。羅宣大怒，將五龍輪劈面打來。公主笑曰：我知道你只有這些伎倆，你可盡力發來。乃忙取四海瓶拏在手中，對著五龍輪，只見一輪竟打在瓶裏去了。火龍進入於海內，焉能濟事？羅宣大叫一聲，把萬里起雲煙射來，公主又將四海瓶收去了。劉環大怒，足踏紅焰，仗戰來取；公主把臉一紅，將二龍劍望空



中一丟，劉環那裏經得起，隨將劉環斬於火內。羅宣忙現三頭六臂，祭照天印打龍吉公主。公主把劍一指，此印落於火內，又將劍丟去。羅宣情知難拒，撥赤烟騎將走。公主再把二龍劍丟起，正中赤烟駒後背，赤烟駒自倒。羅宣撞下火來，借火遁而逃。公主忙施雨露，且救了西岐火焰，好見子牙。怎見得好雨，有讚爲證：

瀟瀟灑灑，密密沉沉。瀟瀟灑灑，如天邊墜落明珠；密密沉沉，似海口倒懸滾浪。初起時如拳大小，次後來瓮潑盆傾；溝壑水飛千丈玉，澗泉波湧萬條銀。西岐城內看看滿，抵凹池塘漸漸平；真是武王有福高明助，倒瀉天河往下傾。

話說龍吉公主施雨救滅西岐火焰，滿城人民齊聲大呼曰：武王洪福齊天，普施恩澤，吾等皆有命也！合城大小，歡聲震地。一夜天翻地沸，百姓皆不得安生。武王在殿內祈禱，百官帶雨問安。子牙在相府，神魂俱不附體，只見燃燈曰：子牙，憂中得吉，就有異人至也。貧道非是不知，吾若是來治此火，異人必不能至。話言未了，有楊戩報入府裏，啓師叔，有龍吉公主來至。子牙忙降階迎迓上殿。公主見燃燈廣成子在殿上，公主打稽首，口稱：道兄請了！子牙忙問燃燈曰：此位何人？公主忙答曰：貧道乃龍吉公主，有罪於天，方纔羅宣用火燒焚西岐，貧道今特來此問，用些須小法術救滅此火，特助子牙東

征，會了諸侯，有功於社稷，可免罪愆，得再回瑤池耳。真不負貧道下山一場。子牙大喜，忙分付侍兒打點焚香淨室，與公主居住。西岐城內這一場嚷鬧，大是利害，乃收拾宮闕，府第不表。且說羅宣敗走下山，喘息不定，倚松靠石，默然沉思。今日把這些寶貝，一旦失與龍吉公主，此恨怎消？正愁恨時，話由未了，只聽得腦後一人作歌而來：

曾做菜羹寒士，不去奔波朝市；宦情收起，打點林泉事。高山採紫芝，溪邊理釣絲；洞中戲耍閒寫黃庭字，把酒醺然長歌腹。內詩識時扶王立帝基，知機羅宣今日危。

話說羅宣聽罷，回頭一看，見個大漢戴扇雲盔，穿道服，持戟而至。羅宣問曰：汝是何人，敢出大言？其人答曰：吾乃李靖也。今日往西岐見姜子牙，東進五關，吾無有進見之功，今日拏你權當一功。羅宣大怒，躍身而起，將寶劍來取，二人交鋒。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廣成子畢竟被殷郊數語壓倒，沒得回他。紂雖得罪於天下，於其子何辜？大抵廣成子俱局於數術，定要送他弟兄兩個性命；多惹此一番爭鬪，與中公豹何干？

又批：羅宣放火燒城，使滿城鼎沸，衆生無所措手足，幸得龍吉公主來救滅。燃

燈此時反說現成話，真可謂道人會打誑語！

## 第六十五回 殷郊岐山受犁鋤

擊鼓頻催日已西，殷郊此時受犁鋤；  
番天有印皆淪落，離地無旗孰可棲？  
空負肝腸空自費，浪留名節浪爲題；  
可憐二子俱如誓，氣化清風魂伴泥！

話說李靖大戰羅宣，戟劍相交，猶如虎狼之狀；李靖隨祭起按三十三天黃金寶塔，大叫曰：羅宣，今日你難逃此難矣！羅宣欲待脫身，怎脫此厄；只見此塔落將下來，如何存立可憐，正是：

封神臺上有坐位，

道術通天難脫逃。

話說黃金塔落將下來，正打在羅宣頂上，只打得腦漿迸流，一靈已往封神臺去了。李靖收了寶塔，借土遁往西岐，頃刻而至。到了相府前，有木吒看見父親來至，忙報與子牙。弟子父親李靖等令燃燈對子牙曰：乃是吾門人，曾爲紂之總兵。子牙聞之大喜，忙令相見畢。且說廣成子見殷郊阻兵於此，子牙拜將期近，問燃燈曰：老師，如今殷郊不得退，如之奈何？燃燈曰：番天印利害，除非取了玄都離地焰光旗，西方取了青蓮寶色旗；如今止有了玉虛杏黃旗，殷郊如何伏得他？必先去取了此旗方可。廣成子曰：弟子

愿往玄都見師伯走一遭。燃燈曰：你速去廣成子借縱地金光法，往玄都來；不一時來至八景宮，玄都洞真景緻，怎見得有讚爲證：

金碧輝煌，珠玉燦爛；青葱婆娑，蒼苔欲滴。仙鸞仙鶴成羣，白鹿白猿作對；香煙縹緲，冲霄漢，彩色氤氳達碧空。霧隱樓臺蓮疊疊，霞盤殿閣紫陰陰；祥光萬道臨福地，瑞氣千條照洞門。大羅宮內金鐘響，八景宮開玉磬鳴；開天闢地神仙府，纔是玄都第一重。

話說廣成子至玄都洞不敢擅入，等候半晌，只見玄都大法師出來。廣成子上前稽首，口稱道兄，煩啓老師，弟子叩見。玄都大法師至蒲團前問曰：廣成子至此求見老師。老子曰：廣成子不必著他進來，他來是要離地焰光旗，你將此旗付與他去罷。玄都大法師隨將旗付與廣成子曰：老師分付你去罷，不要去見了。廣成子感謝不盡，將旗高捧，離了玄都，逕至西岐，將離地焰光旗交與子牙收了。廣成子又往西方極樂之鄉，借縱地金光法，不一日到了西方勝景比崑崙山大不相同，怎見得有讚爲證：

寶焰金光映日明，異香奇彩更微精；  
七寶林中無窮景，八德池邊落瑞瓔。  
素品仙花人罕見，笙簧仙樂耳根清；  
西方勝界真堪羨，眞乃蓮花瓣裏生。

話說廣成子站立多時，見一童子出來，廣成子曰：「童子煩你通報一聲，說廣成子相訪。」只見童子進去，不一時童子出來道：「有請。」廣成子進內，見一道人身高丈六，面皮黃色，頭挽抓髻，向前稽首，分賓主坐下。道人曰：「道兄乃玉虛門下，久仰清風，無緣會晤，今幸至此，實三生有緣。」廣成子謝曰：「弟子因犯殺戒，今被殷郊阻子牙拜將日期，特至此求借青蓮寶旗，以破殷郊，好佐周王東征。」接引道人曰：「貧道西方乃清淨無爲，與貴道不同；以花開見我，我見其人乃蓮花之像，非東南兩度之客，此旗恐惹紅塵，不敢從命。」廣成子曰：「道雖二門，其理合一；以人心合天道，豈得有二？」南北東西共一家，難分彼此。如今周王乃是真命天子，應運而興；東西南北，總在皇王水土之內。道兄怎言西方不與東南之教同？古語云：金丹舍利同仁義，三教原來是一家。」接引道人曰：「道兄言雖有理，只是青蓮寶色旗染不得紅塵，奈何奈何！」二人正論之間，後邊來了一位道人，乃是準提道人，打了稽首，同坐下。準提曰：「道兄此來欲借青蓮寶色旗，西岐山破殷郊，若論起來，此寶借不得；如今不同，亦自有說。」乃對接引道人曰：「前番我曾對道兄言過：東南兩度，有三千丈紅氣沖空，與吾西方有緣，是我入德池中五百年花開之數；西方雖極樂，其道何日得行於東南？不若借東南大教，兼行吾道，有何不可？況今廣成子道兄前

來，當得奉命。接引道人聽準提道人之言，隨將青蓮寶色旗，付與廣成子。廣成子謝了二位道人，離西方望西岐而來。正是：

只爲殷郊逢此厄，

纔往西方走一遭。

話說廣成子離了西方，不一日來到西岐，進相府來見燃燈。將西方先不肯借旗，被準提道人說了方肯的話，說了一遍。燃燈曰：事好了！如今正南用離地焰火旗，東方用青蓮寶色旗，中央用杏黃戊己旗，西方用素色雲界旗，單讓北方與殷郊走方，可治之。廣成子曰：素色雲界旗那裏有？衆門人都想想不起來。廣成子不樂，衆門人俱退。土行孫來到內室，對妻子鄧嬋玉說：平空殷郊伐西岐，費了許多的事；如今還少素色雲界旗，不知那裏有？只見龍吉公主在靜室中聽見，忙起身來問土行孫曰：素色雲界旗，是我母親那裏有？此旗一名雲界，一名聚仙。赴瑤池會時，將此旗拽起，羣仙俱知道，卽來赴瑤池勝會，故曰聚仙旗。此旗別人去不得，須得南極仙翁方能借得來。土行孫聞說，忙來至殿前，見燃燈道人曰：弟子回內室與妻子商議，有龍吉公主聽見，彼言此旗乃在西王母處，名曰聚仙旗。燃燈方悟，隨命廣成子往崑崙山來。廣成子縱金光至玉虛宮，立於麒麟崖，等候多時，有南極仙翁出來，廣成子把殷郊的事說了一遍。南極仙翁曰：

我知道了，你且回去。廣成子回西岐不表。且說南極仙翁卽忙收拾換了朝服，繫了叮嚀玉佩，手執朝笏，離了玉虛宮，足踏祥雲，飄飄蕩蕩，駕鶴而行。怎見得有詩爲證：

祥雲托足上仙行，跨鶴乘鸞上玉京；  
福祿並稱爲壽曜，東南常自駐行旌。

話說南極仙翁來到瑤池，落下雲頭，見朱門緊閉，玉珮無聲。只見瑤池那些光景，甚是稀奇，怎見得有讚爲證：

頂摩霄漢，脈插須彌；巧峯排列，怪石參差。懸崖下瑤草琪花，曲徑傍紫芝香蕙；仙猿摘果入林，却似火焰燒金；白鶴梧桐立枝頭，渾如蒼煙捧玉。彩鳳雙雙，青鸞對對；彩鳳雙雙，向日一鳴天下瑞；青鸞對對，迎風躍舞世間稀。又見黃鄧鄧琉璃瓦，疊鴛鴦；明幌幌錦花磚，鋪瑪瑙；東一行，西一行，盡是蕊宮珍闕；南一帶，北一帶，看不了寶閣瓊樓。雲光殿內護金霞，聚仙亭下生紫霧；正是金闕堂中仙樂動，方知紫府是瑤池。話說南極仙翁俯伏金階，口稱小臣南極仙翁，奏聞金母，應運聖主，鳴鳳岐山，仙臨殺戒，垂象上天。因三教並談，奉玉虛符命，按三百六十五度，封神八部；雷火瘟斗，羣星列宿。今有玉虛副仙廣成子，門人殷郊，有負師命，逆天叛亂，殺害生靈，阻撓姜尙，不能前往，恐誤拜將日期。殷郊發誓，應在西岐身受犁鋤之厄；今奉玉虛之命，特懇聖母恩賜。

聚仙旗，下至西岐，治殷郊，以應願言。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具疏。小臣南極仙翁具奏。俯伏少時，只聽得仙樂一派，怎見得：

玉殿金門兩扇開，樂聲齊奏下瑤臺；鳳銜丹詔離天府，玉勅金書降下來。

話說南極仙翁俯伏玉階，候降勅旨；只聞樂聲隱隱，金門開處，有四對仙女，高捧聚仙旗，付與南極仙翁曰：勅旨付南極仙翁，周武當有天下，紂王穢德彰聞，應當絕滅，正合天心。今特借爾聚仙旗前去，以助周邦事畢，速速送還，毋得延緩，有褻仙寶。南極仙翁謝恩畢，離了瑤池，正是：

周主洪基年八百，聖人金闕借旗來。

話說南極仙翁離了瑤池，徑至西岐，有楊戩報入相府，廣成子焚香接勅，望闕謝恩畢，子牙迎接仙翁至殿中坐下，共言殷郊之事。仙翁曰：子牙吉辰將至，你等可速破了殷郊，我暫且告回。衆仙送仙翁回宮，燃燈曰：今有聚仙旗，可以擒殷郊，只是還少兩三位，可助成功。話猶未了，哪吒來報：赤精子來至子牙，迎至殿前，廣成子曰：我與道兄一樣，遭此不肖弟子，彼此嗟嘆。又報：文殊廣法天尊來至，見了子牙，口稱：恭喜子牙，答曰：何喜可賀？連年征伐無休，日不能安食，夜不能安寢，怎能得靜坐蒲團，了悟無生之妙也？



燃燈道：今日煩文殊道友可將青蓮寶色旗往西岐山震地駐筍；赤精子用離地焰光旗在岐山離地駐筍；中央戊己乃貧道鎮守。西方聚仙旗，須得武王自駐筍。子牙曰：這一個不妨。隨卽請武王至相府。子牙不提擒殷郊之事，只說是請大王往岐山退兵。老臣同往。武王曰：相父分付，孤自當親往。話說子牙掌聚將鼓，令黃飛虎領令箭冲張山大轅門，鄧九公冲左糧道門，南宮适冲右糧道門，哪吒楊戩在左，韋護雷震子在右，黃天化在後，金木二吒李靖父子三人掠陣。正是：

計就月中擒玉兔，

謀成日裏捉金烏。

子牙分付停當，先同武王往岐山守定西方地位。且說張山李錦見營中殺氣籠罩，上帳見殷郊言曰：千歲，我等駐筍在此，不能取勝，不如且回兵朝歌，再圖後舉。千歲意下如何？殷郊曰：我不曾奉旨而來，待吾修本先往朝歌求援兵來至，料此一城有何難破？張山曰：姜尙用兵如神，兼有玉虛門下人衆，亦不是小敵耳。殷郊曰：不妨。連吾師也懼吾番天印，何況他人？三人共議至抵暮，有一更時分，只見黃飛虎帶領一枝人馬，點炮吶喊，殺進轅門。真是父子兵一擁而進，不可抵擋。殷郊還不曾睡，只聽得殺聲大振，忙入帳上馬提戟，掌起燈籠火把，燈光內只見黃家父子殺進轅門。殷郊大呼曰：黃飛虎

你敢來劫營，是自取死耳！黃飛虎曰：奉將令不敢有違。搖鎗直取殷郊，手中戟急架忙迎。黃天祿、黃天爵、黃天祥等一裹而上，將殷郊圍在垓心。只見鄧九公帶領副將太鸞、鄧秀、趙昇、孫焰紅，沖殺左營；南宮适領辛甲、辛免、太顛、閔天，直殺進右營；李錦接住廝殺。張山戰住鄧九公，哪吒楊戩搶入中軍，來助黃家父子。哪吒的鎗，只在殷郊前後心窩兩脅內亂刺；楊戩的三尖刀，只在殷郊頂上飛來。殷郊見哪吒登輪，先將落魂鐘對哪吒一幌，哪吒全然不理；祭番天印打楊戩，楊戩有八九玄功，迎風變化，打不下馬來。故此殷郊著忙，夤夜交兵，苦殺了商朝士卒。

只因爲主安天下，

馬死人亡滿戰場。

話說哪吒祭起一塊金磚，正中殷郊的落魂鐘上，只打得霞光萬道；殷郊大驚。南宮适斬了李錦，也殺到中營來助戰。張山與鄧九公大戰，不防孫焰紅噴出一口烈火，張山面上被火燒傷；鄧九公趕上一刀，劈於馬下。九公領衆將官也沖殺至中軍，重重疊疊，把殷郊圍住；鎗刀密匝，劍戟森羅，如銅牆鐵壁。殷郊雖然是三首六臂，怎經得起這一羣狼虎英雄，俱是封神榜上惡星？又添出雷震子飛在空中，使開金棍，刺將下來。殷郊見大營已亂，張山李錦皆亡。殷郊見勢頭不好，把落魂鐘對黃天化一幌，黃天化翻下

玉麒麟來，殷郊乘此走出陣來，往岐山逃遁。衆將官鳴鑼搥鼓，追趕三十里方回。黃飛虎督兵進城，番進相府，候子牙回兵。且說殷郊殺到天明，止乘有幾個殘兵敗卒。殷郊嘆曰：誰知如此兵敗將亡，俺如今且進五關，往朝歌見父借兵，再報今日之恨不遲。因策馬前行，忽見文殊廣法天尊，站立前面而言曰：殷郊，今日你要受犁鋤之厄。殷郊欠身口稱：師叔，弟子今日回朝歌，老師爲何阻吾去路？文殊廣法天尊曰：你入羅網之中，速速下馬，可赦你犁鋤之厄。殷郊大怒，縱馬搖戟，直取天尊。天尊手中劍急架忙迎，殿下心慌，祭起天俱印來。文殊廣法天尊忙將青蓮寶色旗招展，好寶貝，白氣懸空，金光萬道，現一粒舍利子。怎見得，有詩爲證：

萬道金光隱上下，三乘玄妙入西方；  
要知舍利無窮妙，治得番天印渺茫。

文殊廣法天尊展動此寶，只見番天印不能落將下來。殷郊收了印，往南方離地而來。忽見赤精子大呼曰：殷郊，你有負師言，難免出口發誓之災。殷郊情知不殺一場，也不得完事，催馬搖戟，來戰赤精子。赤精子曰：孽障！你兄弟一般俱該如此，乃是天數，俱不可逃。忙用劍架戟。殷郊復祭番天印就打，赤精子展動離地焰光旗。此寶乃玄都寶物，按五行奇珍，怎見得，有詩爲證：

鴻濛初判道精微，產在離宮造化機；今日岐山開展處，殷郊難免血沾衣。赤精子展開此寶，番天印只在空中亂滾，不得下來。殷郊見如此光景，忙收了印往中央而來。燃燈道人叫殷郊曰：你師父有一百張犁鋤候你。殷郊聽罷著慌，口稱：老師，弟子不曾得罪與衆位師尊，爲何各處逼迫？燃燈曰：孽障！你發願對天，出口怎免？殷郊乃是一位惡神，怎肯干休，便氣冲牛斗，直殺過來。燃燈口稱善哉，將劍架戟未及三合，殷郊發印就打。燃燈展開了杏黃旗，此寶玉虛宮奇珍，怎見得有詩爲證：

執掌崑崙按五行，無窮玄法使人驚；展開萬道金光現，致使殷郊性命傾。

殷郊見燃燈展開杏黃旗，就有萬朵金蓮現出，番天印不得下來，恐被他人收去了，忙收印在手，忽然往正西上一看，只見子牙在龍鳳幡下，殷郊大喝一聲：仇人在前，豈可輕放？縱馬搖戟大呼：姜尚，吾來也！武王見一人三首六臂，搖戟而來，武王曰：誑殺孤家！子牙曰：不妨，來者乃殷郊殿下。武王曰：既是當今儲君，孤當下馬拜見。子牙曰：今爲敵國，豈可輕易相見？老臣自有道理。武王看殷郊來得勢如山倒一般，滾至面前，也不答話，直一戟刺來有聲；子牙劍架戟忙迎，只一合殷郊就祭印打來，子牙急展聚仙旗。此乃瑤池之寶，只見氤氳遍地，一派異香籠罩上面，番天印不得下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五彩祥雲天地迷，金光萬道吐紅霓；殷郊空用番天印，咫尺犁鋤頂上擠。

子牙見此旗有無窮大法，番天印不得下來。子牙把打神鞭祭起來打殷郊，殷郊著忙，抽身望北而走。燃燈遠見殷郊已走，坎地發一雷聲，四方吶喊，鑼鼓齊鳴，殺聲大振。殷郊催馬向北而走，四面追趕他。殷郊趕得無路可投，往前行，山徑越窄。殷郊下馬步行，又聞後面追兵甚急，對天祝曰：「若吾父王還有天下之福，我這一番天印，把此山打一條路徑而出，商朝社稷還存，如打不開，吾今休矣！」言罷，把番天印打去，只見響一聲將山打出一條路來。殷郊大喜曰：「商朝天下還不能絕，便往山路就走，只聽得一聲炮響，兩山頭俱是周兵，捲下上頂來，後面又有燃燈道人趕來。殷郊見左右前後俱是子牙人馬，不能脫得此難，忙借土遁往上就走。殷郊的頭方冒出山尖，燃燈道人便用手一合，二山頭一擠，將殷郊的身子夾在山內，頭在山外，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殷郊之死，固是天數，以報紂之極惡，然廣成子未免有些孟浪。當日一旦將無數寶付托與他，後面治伏此寶，要去東挪西借，走了無限腳頭，費了許多氣力；後面又去啼哭，毫無神仙品，反是一般婆子心腸。

又批：我想神仙原是弄人耍子，必竟要做出這些模樣，方顯得這些神通，使人

莫測其涯際；不然，只不放下山，何等直捷！何等無事！

### 第六十六回 洪錦西岐城大戰

奇門遁術陣前開，斬將搴旗亦壯哉！黑焰引雲遮白日，青旛擲地起塵埃。

三山關上多英俊，五炁崖前有異才；不是仙娃能幻化，只因月老作新媒。

話說燃燈合山擠住殷郊，四路人馬齊上山來；武王至山頂上，看見殷郊這等模樣，滾鞍下馬，跪於塵埃，大呼千歲。小臣姬發奉法克守臣節，併不敢欺君罔上；相父今日令殿下如此，使孤有萬年污名。子牙挽扶武王而言曰：殷郊違逆天命大數如此，怎能脫逃？大王要盡人臣之道，行禮以盡王公之德可也。武王曰：相父今日把儲君夾在山中，大罪俱在我姬發了！望列位老師大開惻隱，憐念姬發，放了殿下罷。燃燈道人笑曰：賢王不知天數，殷郊違逆天命，怎能逃脫？大王盡過君臣之禮便罷了；大王又不可逆天行事。武王兩次三番勸止，子牙正色言曰：老臣不過順天應人，斷不敢逆天而誤主公也。武王含淚撮土焚香，跪拜在地，稱臣泣訴曰：臣非不救殿下，奈衆老師要順守天命，實非臣之罪也。拜罷，燃燈請武王下山，命廣成子推犁上山。廣成子一見殷郊這等如此，不覺淚落。正是：

只因出口犁鋤願。

今日西岐怎脫逃？

只見武吉犁了殷郊，一道靈魂往封神臺來，清福神祇柏鑑用百靈幡來引殷郊。殷郊怨心不服，一陣風逕往朝歌城來。紂王正與妲己在鹿臺飲酒，好風怎見得有讚爲證。刮地遮天暗，愁雲照日昏；鹿臺如潑墨，一派靛粧成。先刮時揚塵播土，次後來倒樹催林；只刮得嫦娥抱定娑羅樹，空中仙子怎騰雲；吹動崑崙頂上石，捲得江河水浪渾。

話說紂王正在塵臺上飲酒，聽得有人來，紂王不覺昏沉就席而臥；見一人三首六臂立於御前，口稱父王孩兒殷郊爲國而受犁鋤之厄；父王可修仁政，不失成湯社稷。當任周賢相，速拜元戎，以任內外大事。不然，姜尙不久便欲東行，那時悔之晚矣！孩兒還要訴奏，恐封神臺不納，孩兒去也。紂王驚醒，口稱怪哉！妲己胡喜妹王貴人三人共席，欠身忙問曰：陛下爲何口稱怪哉？紂王把夢中事說了一遍。妲己曰：夢由心作，陛下勿疑。紂王乃酒色昏君，見三妖嬌態，把盞傳杯，遂不在心。只見汜水關韓榮有本進朝歌告急，其本至文書房，微子看本，看見如此，心下十分不樂，將此本抱入內庭。紂王正在顯慶殿，當駕官啓奏，微子候旨；紂王宣微子至殿前行禮畢，將汜水關韓榮報本呈上。

紂王展看，見張山奉勅征討失利，又帶著殷郊殿下絕於岐山。紂王看見大怒，與衆臣曰：「不道姬發自立武王，竟成大逆，屢屢征伐，損將折兵，不見成功。爲今之計，可用何卿爲將？若不早除，恐爲後患。」班內一臣，乃中諫大夫李登，進禮稱臣曰：「今天下不靜，刀兵四起，十餘載未寧，皆因勞民傷財，不修行仁政，不納忠言，有失成湯社稷。今當任用賢相，速拜元戎，以任內外大事，不致社稷傾危。今雖東伯侯姜文煥、南伯侯鄂順、北伯侯崇侯虎，此三路不過癰疥之疾。獨西岐姜尙助姬發而爲不道，肆行禍亂，其志不小。論朝歌城內，皆非姜尙之敵手。臣薦三山關總兵官洪錦，才術雙全。若得此臣征伐，庶幾大事可定。」紂王卽傳旨齎勅，往三山關令洪錦得專征伐。使命持詔徑往三山關來，一路無詞。一日，來至三山關館驛中安下。次日，洪錦同佐二官接旨開讀畢，交代官乃是孔宣。不日，俟孔宣交代明白，洪錦領十萬雄師，離了高關，往西岐進發。好人馬，怎見得，有讚爲證：

一路上旌旗迷麗日，殺氣亂行雲；刀鎗寒颯颯，劍戟冷森森。弓灣秋月樣，箭插點寒星；金甲黃鄧鄧，銀盔似玉鐘。鑼響驚天地，鼓擂似雷鳴；人似貔貅猛，馬似蛟龍雄。今往西岐去，又送姜前程。



話說洪錦一路行來，兵到時哨馬報入中軍，人馬已至西岐了。洪錦傳令安營，立下寨柵，先行官季康柏顯忠上帳參見。洪錦曰：今奉勅征討，爾等各宜盡心爲國，姜尙足智多謀，非同小敵，須是謹慎小心，不得造次的。二將曰：謹領台命。次日，季康領令出營，至西岐城下搦戰。探馬報入相府，子牙大喜。三十六路征伐，今日已滿，可以打點東征。忙問曰：那一員將官去走一遭？南宮适願往，子牙許之。南宮适領命出城，見季康猶如一魂烏靈而來。南宮适曰：來者何人？季康答曰：吾乃洪總兵麾下正印官季康是也。今奉勅征伐爾等叛逆之徒，理當受首轅門，尙敢領兵拒敵，真是無法無君！南宮适笑曰：似你這等不堪之類，西岐城也不知殺了百萬，何在你這一二人而已！快快回兵，免你一死！季康大怒，縱馬舞刀直取；南宮适手中刀赴面相迎，二將戰有三十回合。季康乃左道傍門，念動咒語，頂上現一塊黑雲，雲中現出一隻犬來，把南宮适夾脖子上一口，連袍帶甲扯去半邊，幾乎被季康刀劈了。南宮适謊得魂不附體，敗進城，至相府回話，將咬傷之事訴說一遍。子牙不樂，只見季康進營，見洪錦言得勝傷南宮适，敗進城去了。洪錦大喜，頭陣勝，陣陣勝。次日柏顯忠上馬至城下請戰，探馬報入相府，子牙問：誰人出馬？有鄧九公應曰：末將願往。子牙許之。鄧九公開放西岐城，走馬至軍前，認得是柏

顯忠大呼曰：柏顯忠，天下盡歸明主；你等今日不降，更待何時？柏顯忠曰：似你這匹夫負國大恩，不顧仁義，乃天下不仁不智之狗彘耳！鄧九公大怒，催開坐騎，使開合扇大刀，直取柏顯忠。顯忠挺鎗刺來，二將交鋒，如同猛虎搖頭，不亞獅子擺尾，只殺的天昏地黑。怎見得有讚爲證：

這一個上頂金盔飄烈焰，那一個黃金甲挂連環套；這一個猩猩血染大紅袍，那一個粉素征袍如白練。這一個大刀揮如閃電光，那一個長鎗恰似龍蛇現；這一個胭脂馬跑鬼神驚，那一個白龍駒走如銀靛。紅白二將似天神，虎鬪龍爭真不善。

二將大戰二三十回合，鄧九公乃是有名大將，展開刀如同閃電，勢不可擋。柏顯忠那裏是九公敵手？被九公賣個破綻，手起一刀把柏顯忠揮於馬下。鄧九公得勝進城，至相府回話，斬了柏顯忠首級報功。子牙令將首級號令城上，且說洪錦見折了一將，在中軍大怒，咬牙切齒，恨不得平吞西岐。次日，領大隊人馬，坐名要子牙答話。探馬報入相府，子牙聞報，卽時排隊伍出城。炮響處，西岐門開，一枝人馬沖出；洪錦看城內兵來，紀律嚴整；又見左右歸周豪傑，一個個勝似虎狼。那三山五嶽門人，飄飄然俱有仙風道骨，兩傍雁翅排開；寶纛旗下，乃開國武成王黃飛虎。子牙坐四不相，穿一身道服，體

貌自別。怎見得，有詩爲證：

金冠如魚尾，道服按東方；絲絲懸水火，麻鞵繫玉璫。手執三環劍，胸藏百鍊鋼。帝王師相品，萬載把名揚。

話說洪錦走馬至軍前，大呼曰：「來者是姜尙麼？」子牙答曰：「將軍何名？」洪錦曰：「吾乃奉天征討大元戎洪錦是也。爾等不守臣節，逆天作亂，往往拒敵王師，法難輕貸。今奉旨特來征討爾等，拿解朝歌，以正國法。若知吾利害，早早下騎就擒，可救一郡生靈塗炭。子牙笑曰：「洪錦，你既是大將，理當知機。天下盡歸周主，賢士盡叛獨夫，料你不過一杯之水，能濟甚事？今諸侯八百，齊伐無道，吾不久會兵孟津，弔民伐罪，以救生民塗炭，削平禍亂。汝等尙敢逆天以助不道，是自取罪戾也。」洪錦大怒，縱馬舞刀，冲過陣來。傍有姬叔明大呼曰：「不得猖獗！催開馬搖鎗，直取洪錦。」二將殺在一堆。姬叔明乃文王第七十子，這殿下心性最急，使開鎗勢如狼虎。約戰有三四十合，洪錦乃左道術士出身，他把馬一夾，跳在圈子外面，將一皂旗往下一戮，把刀望下一晃，那旗化作一門。洪錦連人帶馬，徑進旗門而去。殿下不知，也把馬趕進旗門來。此時洪錦看得見姬叔明，姬叔明看不見洪錦。馬頭方進旗門，洪錦在旗門裏一刀把姬叔明揮於馬下。子牙大驚。洪

錦收了旗門，依舊現身大叫曰：誰來與吾見陣？傍有鄧嬋玉，走馬至軍前大呼：匹夫少待恃強。吾來也！洪錦看見一員女將奔來，金盔金甲，飛臨馬前。怎見得，有詩爲證：

女將生來正幼齡，英風凜凜貌娉婷；  
五光寶石飛來妙，輔國安民定太平。

鄧嬋玉一馬冲至陣前，洪錦也不答話，舞刀直取；佳人手中雙刀急架忙迎。洪錦暗思：女將不可戀戰，速斬爲上策。洪錦依然去把皂旗如前用度，把馬走入旗門裏面去了，只等鄧嬋玉趕他。不知鄧嬋玉有智，也不來趕，忙取五光石，在旗門裏一石打來。聽得洪錦在旗門內哎喲一聲，而已著傷；收了旗旛，敗回營去了。子牙回兵進府，又見傷了一位殿下，鬱鬱不爽，納悶在府。且言洪錦被五光石打得面上眼腫鼻青，激得只是咬牙，忙用丹藥敷貼，一夜全愈。次日上馬親至城下，坐名只要女將；探馬報入相府，言洪錦只要鄧嬋玉。子牙無計，只得著人到後面來說。土行孫見人來報，忙對鄧嬋玉曰：今日洪錦坐名要你，你切不可進他旗門。嬋玉曰：我在三山關大戰數年，難道左道也不知我豈有進他旗門去的理？二人正議論間，時有龍吉公主聽見，忙出淨室問曰：你二人說甚麼？土行孫曰：商營有一大將洪錦，善用幻術，將皂旗一面化一旗門，殿下姬叔明趕進去，被他一刀送了性命。昨與嬋玉交戰，又用皂旗，嬋玉不趕，只一石往裏面打

去打傷此賊。他今日定要嬋玉出馬，故此弟子分付他，今日切不可趕他；如若不去，使他笑吾西岐無人物。龍吉公主笑曰：此乃小術，叫做旗門遁，阜旗爲內旗門，白旛爲外旗門。既然如此，待吾收之。土行孫上銀安殿，對子牙把龍吉公主的話說了一遍。子牙大喜，忙請公主上殿。公主見子牙打稽首曰：乞借一坐騎，待吾去收此將。子牙令取五點桃花駒，龍吉公主獨自出馬，開了城門，一騎當先。洪錦見女將來至，不是鄧嬋玉，洪錦問曰：來者乃是何人？龍吉公主曰：你也不必問我，我若說出來，你也不知；你只是下馬受死，是你本色！洪錦大怒，罵曰：好大膽賊人，焉敢如此？縱馬舞刀來取，公主手中鸞飛劍急架忙迎。二騎交鋒，只三四合，洪錦又把內旗門遁使將出來，公主看見，也取出一首白旛，往下一戮，將劍一分，白旛化作一門，公主走馬而入，不知所往。洪錦及至看時，不見了女將，大驚。不知外旗門有相生相尅之理，龍吉公主從後面趕將出來，公主雖是仙子，終是女流，力氣甚弱。及舉劍望洪錦背上砍來，正中肩甲，洪錦哎喲一聲，不顧旗門阜旛，往正北上逃走。龍吉公主隨後趕來，大叫：洪錦速速下馬受死！吾乃瑤池金母之女，來助武王伐紂，莫說你有道術，便是你上天入地，也要來帶你首級去的！望前緊追，洪錦只得拾生逃走。往前又趕，看看趕上，公主又曰：洪錦莫想今日饒你，吾在

姜丞相面前說過，定要斬你方回。洪錦聽罷，心下著忙，身上又痛，自思不若下馬借土遁逃回，再作區處。龍吉公主見洪錦借土遁逃走，笑曰：洪錦這五行之術，隨意變化，又何難哉？吾來也！下馬借木遁趕來，取木能尅土之意，看看趕至北海，洪錦自思曰：幸吾有此物在身，不然怎了。忙取一物，往海裏一丟，那東西見水重生，攪海翻波而來。此物名曰鯨龍，洪錦足跨鯨龍，奔入海內而去。龍吉公主趕至北海，只見洪錦跨鯨龍而去，怎見得，有讚爲證：

煙波蕩蕩，巨浪悠悠；煙波蕩蕩，接天河，巨浪悠悠，連地派。潮來洶湧，水侵灣環；潮來洶湧，猶如霹靂吼三春；水侵灣環，卻似狂風吹九夏。乘龍福老往來，必定皺眉行；跨鶴仙童反覆，果然憂慮過。近岸無村舍，傍水少魚舟；浪捲千層雪，風生六月秋。野禽憑出沒，沙鳥任浮沈；眼前無釣客，耳畔只聞鷗。海底魚遊樂，天邊鳥過愁。

話說龍吉公主趕至北海，見洪錦跨鯨龍而逃，公主笑曰：幸吾離瑤池，帶得此寶而來。忙向錦囊中取出一物，也往海裏一丟，那寶貝見水復現原身，滑喇喇分開水勢，如泰山一般。此寶名爲神鯨，原身浮於海面，公主站立於上，仗劍趕來。此神鯨善降鯨龍，起頭鯨龍入海，攪得波浪滔天；次後來神鯨入海，鯨龍無勢。龍吉公主看看趕上，祭起網龍

索命黃巾力士將洪錦速拿往西岐去。黃巾力士領娘娘法旨，憑空把洪錦擄去，拿往西岐，至相府往階下一擗。子牙正與衆將官共議軍情，只見空中擗下洪錦，子牙大喜。不知洪錦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殷郊之死，也是天數，只是廣成子不該著他下山來，明明是送他上路。廣成子不得辭其責。

## 第六十七回 姜子牙金臺拜將

金臺拜將若飛仙，斗大黃金肘後懸；夢入熊羆方實地，年登耄耋始朝天。

延綿周室承先業，樹列齊封啟後賢；福壽兩端人罕及，帝王師相古今傳。

話說子牙見捉了洪錦，料知龍吉公主成功，將洪錦放下丹墀。少時，龍吉公主進相府，子牙欠身謝曰：今日公主成莫大之功，皆是社稷生民之福。公主曰：自下高山，未與丞相成尺寸之功；今日捉了洪錦，但憑丞相發落。龍吉公主道罷，自回淨室去了。子牙令左右將洪錦推至面前，問曰：似你這等逆天行事之輩，何常得片甲回去？命推將出去，斬首號令。有南宮适爲監斬，候行刑令下方欲開刀，只見一道人忙奔而來，喘息不定，只叫：刀下留人！南宮适看見不敢動手，急進相府來稟曰：啓丞相得知，末將斬洪錦，方

欲開刀，有一道人只叫刀下留人，未敢擅使，請令定奪。子牙傳請，少時那道人來至殿前，與子牙打了稽首。子牙曰：道兄從何處來？道人曰：貧道乃月合老人也。因符元仙翁曾言龍吉公主與洪錦有俗世姻緣，曾縮紅絲之約，故貧道特來通報。二則可以保子牙兵度五關，助得一臂之力。子牙公不可違了這件大事。子牙暗想：他乃蕊宮仙子，吾怎好將凡間姻緣之事與他講？乃令鄧嬋玉先去見龍吉公主，就將月合仙翁之言，先稟過，方可再議。鄧嬋玉徑進內庭，請公主出靜室議事。公主忙出來見鄧嬋玉，問曰：有何事見我？嬋玉曰：今有月合仙翁言：公主與洪錦有俗世姻緣，曾縮紅絲之約，該有一世夫妻；現在殿前，與丞相共議此事。故丞相先著妾身啟過娘娘，然後可以面議。公主曰：吾因在瑤池，犯了清規，特貶我下凡，不得復歸瑤池，與吾母子重逢。今下山來，豈得又多此一番俗孽耶？鄧嬋玉不敢作聲。少時，月合仙翁同子牙至後廳，龍吉公主見仙翁稽首。仙翁曰：今日公主已歸正道，今貶下凡間者，正要了此一段俗緣，自然反本還元耳。況今子牙拜將在邇，那時兵度五關，公主該與洪錦建不世之勳，垂名竹帛，候功成之日，瑤池自有旌旛來迎接公主回宮。此是天數，公主雖欲強為，不可得矣。所以貧道受符元仙翁之命，故不辭勞頓，親自至此，特為公主作伐；不然，洪錦剛赴法行刑，貧



道至此，不遲不早，恰逢其時，其爲定數可知。公主當依貧道之言，不可卻佳期，罪愆更甚，那時悔之晚矣。公主請自三思。龍吉公主聽了月合仙翁一篇話，不覺長吁一聲，誰知有此孽冤所繫！既是仙翁拿人間婚姻之牘，我也不能強辭，但憑二位主持。子牙仙翁大喜，遂放了洪錦，用藥敷好劍傷。洪錦自出營，招回季康人馬，擇吉日期與龍吉公主成了姻眷。正是：

天緣月合非容易，

自有紅絲牽繫來。

話說洪錦與龍吉公主成了姻親，乃紂王三十五年三月初三日，西岐城衆將打點東征，一應錢糧俱各停當，只等子牙上出師表。翌日，武王設聚早朝，王曰：有奏章出班，無事朝散。言未畢，有姜丞相捧出師表上殿，武王命呈上來，奉御官將表文擺於御案上。武王從頭觀看：

進表丞相臣姜尚，臣聞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流毒邦國，剝喪元良，賊虐諫輔，狎侮五常，荒怠不敬，沈面冒色，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萬姓。遺厥先人宗廟弗祀，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惟婦言是用，焚炙

忠良，剗剔孕婦，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殺妻戮子。惟淫酗是圖，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郊社不修，宗廟不享；商罪貫盈，天人共怒。今天下諸侯大會於孟津，興弔民伐罪之師，救生民於水火，乞大王體上天好生之心，孚四海諸侯之望，思天下黎庶之苦，大奮鷹揚，擇日出師，恭行天下，則社稷幸甚，臣民幸甚！乞賜詳示施行，謹具表以聞。

武王覽畢，沈吟半晌，王曰：相父此表，雖說紂王無道爲天下共棄，理當征伐；但昔先王曾有遺言，切不可臣伐君。今日之事，天下後世以孤爲口實；況孤有辜先王之言，謂之不孝。縱紂王無道，君也；孤若伐之，謂之不忠。孤與相父共守臣節，以俟紂王改過遷善，不亦善乎？子牙曰：老臣怎敢有負先王？但天下諸侯布告中外，訴紂王罪狀，不足以君天下；糾合諸侯，大會孟津，昭暢天威，興弔民伐罪之師，觀政於商。前有東伯侯、姜文、煥、南伯侯、鄂順、北伯侯、崇侯、虎，具文書知會；如那一路諸侯不至者，先問其違抗之罪，次伐無道。老臣恐誤國家之事，因此上來，請王定奪，愿大王裁之。武王曰：既是他三路欲伐成湯，聽他等自爲孤與相父坐守本土，以盡臣節，上不失爲臣之禮，下可以守先王之命，不亦美乎？子牙曰：惟天地爲萬物父母，人爲萬物之靈，亶總明作元后，元后作

民父母。今商王愛荼毒生靈，如坐水火，罪惡貫盈；皇天震怒，命我先王大勳未集耳。今大王行弔民伐罪之師，正代天以彰天討，救民於水火；如不順上天，厥罪爲均。只見上大夫散宜生上前奏曰：丞相之言，乃國忠謀，大王不可不聽。今天下諸侯大會孟津，大王若不以兵相應，則不足取信於衆人；則衆人不服，必罪我國以助紂爲虐。倘移兵加之，那時豈不自遺伊戚？況紂王信讒，屢征西土，黎庶遭驚慌之苦，文武有汗馬之勞。今方安寧，又動天下之兵，是禍無已時。以臣愚見，不若依相父之言，統兵大會孟津，與天下諸侯陳兵商郊，觀政於商。俟其自改，則天下生民皆蒙其福，又不失信於諸侯。遺災於西土，上可以盡忠於君，下可以盡孝於先王，可稱萬全之策。乞大王思之。武王聽得散宜生一言番語，不覺忻悅，乃曰：大夫之言是也。不知用多少人馬？宜生曰：大王兵進五關，須當拜丞相爲大將軍，付以黃鉞白旄，總理大權，得專闔外之政，可便宜行事。武王曰：但憑大夫主張，卽拜相父爲大將軍，得專征伐。宜生曰：昔黃帝拜風后，須當築臺拜告皇天后土，山川河濱之神，捧轂推輪，方成拜將之禮。武王曰：凡一應事宜，俱是大夫爲之。武王朝散，宜生又至相府恭賀。百官俱各忻悅，衆門人個個喜歡。宜生次日，至相府對子牙說，令南宮适、辛甲往岐山監造將臺。當時二人至岐山揀選木植磚石。

之物，克日興工也。非一日，將臺已完。二將回報子牙，宜生入內庭，回武王旨曰：臣奉旨監造將臺已完，選擇良辰，於三月十五日，請大王至金臺親拜相父爲帥。武王准旨，候至日行禮。且說子牙三月十三日立辛甲爲軍政司，先將斬法紀律牌掛在帥府，使衆將各宜知悉。辛甲領令掛出帥府，上書着大元帥姜條約示諭大小衆將一體知悉。各款開列於後：

聞鼓不進，聞金不退，舉旗不起，按旗不伏：此爲慢軍，犯者斬！  
呼名不應，點視不到，違期不至，動乖紀律：此爲欺軍，犯者斬！  
夜傳刀斗，怠而不報，更籌違度，聲號不明：此爲懈軍，犯者斬！  
多出怨言，毀謗主將，不聽約束，梗教難治：此爲橫軍，犯者斬！

揚聲笑語，藐視禁約，嘍訾軍門：此爲輕軍，犯者斬！

所用兵器，克削錢糧，致使弓弩絕絃，箭無羽鏃，劍戟不利，旗幟凋敝：此爲貪軍，犯者斬！

謠言詭語，造捏鬼神，假托夢寐，大肆邪說，蠱惑將士：此爲妖軍，犯者斬！  
奸舌利齒，妄爲是非，調撥士卒，互相爭鬪，致亂行伍：此爲刁軍，犯者斬！

所到之地，凌侮百姓，逼淫婦女：此爲姦軍，犯者斬！  
竊人財物，以爲己利，奪人首級，以爲己功：此爲監軍，犯者斬！

軍中聚衆議事，近帳私探音信：此爲探軍，犯者斬！

或聞所謀，及聞號令，漏泄於外，使敵人知之：此爲背軍，犯者斬！

調用之際，結舌不應，低肩俛首，而有難色：此爲怯軍，犯者斬！

出赴隊伍，攙前亂後，言語喧嘩，不遵禁約：此爲亂軍，犯者斬！

託傷詐病，以避征進，捏故假死，因而逃脫：此爲奸軍，犯者斬！

主掌錢糧，給賞之時，阿私所親，使士卒結怨：此爲弊軍，犯者斬！

觀寇不審，察賊不詳；到不言到，多則言少，少則言多：此爲誤軍，犯者斬！

話說子牙將斬法牌掛於帥府，衆將觀之，無不謹遵。且說宜生至十四日入內庭見武王曰：請大王明日清晨，至相府請丞相登壇。武王曰：拜將之道，如何行禮？宜生曰：大王如黃帝拜風后，方成拜將之禮。武王曰：卿言正合孤意。次日，乃三月十五日吉辰，武王帶領滿朝文武，齊至相府前。只聽裏面樂聲響過三番，軍政司令門官放炮開門。只見三聲炮響，相府門開，宜生引道。武王隨後至銀安殿，軍政司忙稟請元帥陞殿，有千歲

親來拜請元帥登輦。子牙忙從後面道服而出。武王乃欠身言曰：請元帥登輦。子牙慌忙謝過，同武王分左右並行至大門。武王欠身打一躬，兩邊扶之上輦。宜生請武王親扶鳳尾，連推三步。後人有詩讚子牙末年，叨此榮寵：

周主今朝列將臺，風雲龍虎四門開；  
香生滿道衣冠引，紫氣當天御仗來。

統領貔貅添瑞彩，安排土馬盡崔嵬；  
磻溪今日人龍出，八百開基說異才。

話說子牙排儀仗出城，只見前面七十里俱是大紅旗，直擺到西岐城。西岐百姓扶老攜幼，俱來觀看。子牙至西岐，將近將臺邊，有一座牌坊，上有一幅對聯：

三千社稷歸周主，一派華夷屬武王。

話說衆將分道而行，武王至將臺邊一看，只見將臺高聳，甚是巍峨軒昂。怎見得：

臺高三丈，象按三才；闊二十四丈，按二十四氣。臺有三層：第一層，臺中立十五人，各穿黃衣，手持黃旛，按中央戊己土；東邊立二十五人，各穿青衣，手持青旛，按東方甲乙木；西邊立二十五人，各穿白衣，手持白旛，按西方庚辛金；南邊立二十五人，各穿紅衣，手持紅旛，按南方丙丁火；北邊立二十五人，各穿皂衣，手持皂旛，按北方壬癸水。第二層，是三百六十五人，手中各執大紅旗三百六十五面，按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第三層，七十二員牙將，各執劍戟瓜鎚，按七十二候。三層之中，各有祭器祝文，自一層之下，兩邊儀仗，雁翅排列，衣冠整肅，劍戟森嚴，從古無兩。

只見散宜生至轡輿前，請武王出輿，武王忙下輿，宜生曰：「大王可至元帥前，請元帥下輦。」武王來至輦前，欠身曰：「請元帥下輦。」子牙忙下輦來，宜生引道：「子牙至臺邊，散宜生贊禮曰：請元帥面南背北。」散宜生開讀祝文：

維十有三年孟春丁卯朔丙子，西伯遣上大夫散宜生，敢昭告於五岳四瀆，名山大川之神曰：嗚呼！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撫綏衆庶，克底於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惟婦言是用，昏棄厥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今發夙夜祇懼，若不順天，厥罪惟均；謹擇今日，特拜姜尙爲大將軍，恭行天罰，伐罪弔民，永清四海，所賴神祇，相我衆士，以克厥勳。伏惟尙饗！

話說散宜生讀罷祝文，有周公旦引子牙上第二層臺。周公旦贊禮曰：「請元帥面東背西。」周公旦開讀祝文：

維十有三年孟春丁卯朔丙子，西伯遣周公旦，敢昭告於日月星辰，風伯雨師，歷代

聖帝明王之神曰：嗚呼！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人宗廟弗祀；沉湎酒色，淫酗肆虐，惟宮室臺榭是崇，焚炙忠良，剝剔孕婦，以殘害於下民；犧牲粢盛，既於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皇天震怒，命發誅之，發曷敢有越厥志？自思欲濟斯民，匪才不克。今特拜姜尚爲大將軍，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仰賴神祇，翊衛啟迪，吐納風雲，嘯咈變化，拯救下民，恭行天罰，克定厥勳。伏惟尚饗！

周公曰：讀罷祝文，有召公奭引子牙上第三層臺。毛公遂捧武王所賜黃鉞白旄，祝曰：自今以後，奉天征討，罰此獨夫，爲生民除害，爲天下造福。元戎其勗之哉！子牙跪受黃鉞白旄，乃令左右執捧，禮官贊禮曰：請元戎面北拜受龍章鳳篆。子牙跪拜，左右歌中和之曲，奏八音之章，樂聲嘹唳，動徹上下。召公奭開讀祝文：

惟十有三年，孟春丁卯朔丙子，西伯姬發，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后土神祇曰：嗚呼！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商王受狎侮五帝，荒怠弗敬，自絕於天，結怨於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契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無辜籲天，上帝弗順。臣發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夷蠻貊罔下率俾，惟我先王爲國求賢，乃聘請姜尚以助發，今特拜爲



大將軍大會孟津，以彰天討；取彼獨夫，永清四海。所賴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懇祈照臨，永光西土。神其鑒茲，伏惟尙饗。

召公奭讀罷祝文，子牙居中而立。軍政司上臺啟元帥發鼓豎旗，兩邊鼓響，拽起寶纛。旗來，軍政司請元帥戴護頂之寶。軍政官用紅漆端盤捧上一頂金盔來。怎見得：

黃鄧鄧耀日鏡玲瓏花巧樣，稱豎三叉攢四鳳，六瓣六楞紫金盔，纓絡翻硃砂，迸珊瑚碧玉遮圍繞，瑪瑙珍珠前面釘。

軍政司將盔捧與子牙戴上，又傳令取袍甲上臺。軍政官高捧袍鎧，獻在臺上。怎見得：龍吞口，獸吞肩，紅似火，赤似烟。老君爐，曾燒鍊；千鎚打，萬鎚顛。綠絨扣，紫絨穿；迸銅遍扛鐵鞭鎖子，文甲上懸披一領按南方丙丁火，茜草染，胭脂抹；五彩裝，花千朵，遍金織就大紅袍。繫一條四脂闊，羊脂玉，瑪瑙鑲，琥珀砌；紫金雀舌，八寶攢就白玉帶。話說姜元帥全裝甲冑，立於臺上，軍政司俱取印劍上臺。軍政司捧劍印上臺，又捧一架；架上有三般令天子協諸侯之物，內有令天子旗，令天子印，令天子劍。只見印劍上臺來，有詩爲證：

黃金斗大掌貔貅，殺伐從來神鬼愁；  
呂望今朝登臺後，乾坤一統屬西周。

話說軍政司將印劍捧至子牙面前，子牙將印劍按在手中，高捧過眉，散宜生請武王拜將，武王在臺下拜了兩拜。武王拜罷，子牙令辛甲把天子旗，將武王請上臺來。少時，辛甲執旗大呼曰：奉元帥將令，請我王上臺。武王隨令旗上臺，子牙傳令請開印劍，請武王而南端坐。子牙拜謝畢，跪而奏曰：老臣聞國不可從外而治，軍不可從中而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節鉞之威，臣敢不效駑駘，以報知遇之恩也。武王曰：相父爲大將東征，但願早至孟津，會兵速返，孤之幸矣。子牙謝恩。武王下臺，衆將聽候指揮。子牙傳令軍政官與衆將得知，俱於三日後在教軍場聽點。今日有三山五岳衆道兄與我餞別。辛甲領令，傳與衆將知悉。武王同文武百官俱在金臺。子牙離了將臺，往岐山正南而來，有哪吒領諸門人來迎接子牙，只見甲冑威儀，十分壯麗。來至蘆蓬，只見玉虛門下十二弟子，拍手大笑而來，對子牙曰：將相威儀，自壯行色，子牙真人中之龍也！子牙欠背打躬曰：多蒙列位師兄擡舉，今日得握兵權，皆衆師兄之賜也。姜尚何能哉？衆仙曰：只等掌教聖人來至，吾輩總好奉酒。話猶未了，只聽得空中一派笙簧，仙樂齊奏，怎見得，有詩爲證：

紫氣空中繞帝都，笙簧嘹唳白雲浮；青鸞丹鳳隨鸞駕，羽扇幢旛傍轡轡。

對對金童雲裏現，雙雙玉女佩聲殊；祥光瑞彩多靈異，周室當興應赤符。  
話說元始天尊駕臨，諸弟子道伏迎接；子牙俯伏，口稱弟子愿老爺聖壽無疆！衆門人  
引道，酌水焚香，迎鸞接駕。元始天尊上了蘆蓬坐下，子牙復拜。元始曰：姜尙，你四十年  
積功累行，今爲帝王之師，享受人間福祿，不可小視了你東征滅紂立功建業，列土分  
茅，子孫綿遠，國祚延長。貧道今日特來餞你。命白鶴童子取酒來，斟了半杯；子牙跪接，  
一飲而盡。元始曰：此一杯願你成功扶聖主。又飲一杯，治國定無虞。又一杯，速會諸  
侯。子牙吃了三杯，又跪下。元始曰：你又復跪者何說？子牙曰：蒙老爺天恩教育，使尙得  
拜將東征；弟子此行，不見吉凶如何，懇求指示。天尊曰：你此去並無他虞，你謹記一偈，  
自有驗也。偈曰：

界牌關遇誅仙陣，穿雲關上受瘟癘；謹防達兆光先德，過了萬仙身體康。  
子牙聞偈拜謝曰：弟子敬佩此偈。元始曰：我返駕回宮，你衆弟子再爲餞你。羣仙送出  
蓬來，只見仙風一陣，回了鸞駕。且說衆仙來與子牙奉酒，各飲三杯；南極仙翁也奉子  
牙餞別酒三杯，俱要起身作辭而去。衆門人見子牙問師尊前去吉凶，金吒忙向文殊  
廣法天尊問曰：弟子前去，吉凶如何？道人曰：你

修身一性超仙體，

何怕無謀進五關？

哪吒也來問太乙真人曰：弟子此行吉凶如何？道人曰：你

汜水關前施道術，

方顯蓮花是化身。

木吒來問普賢真人曰：弟子領法旨下山，不知歸著如何？真人曰：你

進關全仗吳鉤劍，

不負仙傳在九宮。

韋護也問道行天尊曰：弟子佐姜師叔至孟津，可有妨礙？道行天尊曰：你比衆人不同，豈不知你？

歷代多少修行客，

獨你全真第一人。

雷震子來問雲中子曰：弟子此去吉凶如何？雲中子曰：你

兩枚仙杏安天下，

可保周朝八百年。

楊戩也問玉鼎真人曰：弟子此去如何？真人曰：你比別人不同：

修成八九玄中妙，

任爾縱橫在世間。

李靖來問燃燈道人曰：弟子此去吉凶如何？道人曰：你也比別人不同：

肉身成聖超仙境，

久後靈山護法臺。

黃天化問清虛道德真君曰：弟子此去，吉凶如何？道德真君一見黃天化，命運不長，面帶絕色，低首不語；然而心中不忍，真是可憐！真君復向黃天化言曰：徒弟，你問前程之事，我有一偈，你可時時記在心頭，依偈而行，庶幾無事。道人念偈，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八回 首陽山夷齊阻兵

首陽芳躅日爭光，欲樹千秋臣道防；凜凜數言垂世宇，寥寥片語立綱常。

求仁自是求仁得，義士還從義士揚；讀罷史文猶自淚，至今齒頰有餘香。

話說清虛道德真君見黃天化來問前程歸著，欲說出所以，恐他不服，欲不說明白，又恐他誤遭陷害。真君沒奈何，只得將前去機關，作一偈聽憑天命。真君作偈曰：

逢高不可戰，遇能速急回；金雞頭上看，蜂擁便知機。止得功爲首，千載姓名題；若不知時務，防身有難危。

道人作罷偈，黃天化年少英雄，那裏放在心上？只見土行孫也來問懼留孫，懼留孫也知土行孫不好，他還進得關死於張奎之手，也只得作一偈，與土行孫留存驗。偈曰：地行道術說能通，莫爲貪嗔錯用功；攛出一獐咬一口，崖前猛獸帶衣紅。

懼留孫作罷偈，土行孫謝過師尊。且說衆位與子牙作別，各回山岳去了。子牙同武王衆將進西岐城，武王回宮，子牙回帥府。大小衆將，俟候三日後，下教場聽點。子牙次日作本謝恩，上殿來見武王。見子牙金幘頭大紅袍玉帶，將本呈上。只見上大夫散宜生接本展於御前，子牙俯伏奏曰：「姜尙何幸，蒙先王顧聘，未效涓埃之報。又蒙大王拜尙爲將，知遇之隆，古今罕及，尙敢不效犬馬之力，以報深恩也。今特表請大駕親征，以順天人之願。」武王曰：「相父此舉，正合天心，忙展表覽之。」略云：

大周十三年孟春月，天寶大元帥臣姜尙言：觀時應變，固天地之氣運；殺伐用張，亦神聖之功化。今商王受弗敬上天，荒淫不德，殘虐無辜，肆行殺戮。天愁人怨，致我西土十載不安；仰仗天威，俱行殄滅。臣念此艱難之久，正值紂惡盈貫之時；天下諸侯共會孟津，蒙准臣等之請，許以東征，萬姓歡騰，將士踴躍。臣不勝感激，日夜祇懼，才殊德薄，恐無補報於涓埃；佩服王言，實有慚於節鉞。特懇大王大奮乾剛，恭行天罰；親御行營，托天威於咫尺，措全勝於前籌。早進五關，速會諸侯，觀政於商，庶幾天人允洽，獨夫受首。不獨泄天人之憤，實於湯爲有光。臣不勝激切惓望之至。謹具表以聞。

武王覽畢曰：相父此兵何日起程？子牙曰：老臣操演停當，謹擇吉日，再來請駕起程。武王傳左右：治宴與相父賀喜。君臣共飲，子牙謝恩出朝。次日，子牙下教場看操，照名點將。子牙五更時分，至教軍場陞了將臺，軍政司辛甲啓元帥放炮豎旗，擂鼓點將。子牙暗思：今人馬有六十萬，須用四個先行，方有協助。子牙命軍政司令南宮适、武吉、哪吒、黃天化上臺來。辛甲領令，令四將上臺打躬。子牙曰：吾兵有六十萬，用你四將爲先行，排左右前後印；你等各拈一鬪，自其任事，毋得錯亂。四將聲諾。子牙將鬪與四將各自拈認。黃天化拈著是頭隊先行，南宮适是左哨，武吉是右哨，哪吒是後哨。子牙大喜，令軍政官攢花掛紅，各領印信。四將飲過酒，謝過元帥，子牙又令楊戩、土行孫、鄭倫各拈一鬪，作三軍督糧官。楊戩是頭運，土行孫是二運，鄭倫是三運。子牙令軍政官取督糧印，付與三將，俱簪花掛紅，各飲三杯喜酒。三將下臺。子牙令軍政官取點簿，先點：

黃飛虎 黃飛彪 黃飛豹 黃明 周紀 龍環 吳謙 黃天爵

黃天祥 辛免 太顛 閔天 祈公 尹公

四賢八俊：

周公旦 毛公遂 召公奭 畢公高 伯達 伯适 仲突 仲忽

叔夜 叔夏 季隨 季騮 姬叔乾 姬叔坤 姬叔康 姬叔正

姬叔啓 姬叔但 姬叔元 姬叔忠 姬叔廉 姬叔德 姬叔美 姬叔奇

姬叔順 姬叔平 姬叔廣 姬叔智 姬叔勇 姬叔敬 姬叔崇 姬叔安

文王有九十九子，雷震子乃燕山所得，共爲百子；文王有四乳，二十四妃，生九十九子，有三十六殿下習武，因紂王屢征西岐，陣亡十六位，又有歸降將佐：

鄧九公 太鸞 鄧秀 趙昇 孫燕紅 晁田 晁雷 洪錦

季康 蘇護 蘇全忠 趙丙 孫子羽

女將二員：

龍吉公主 鄧嬋玉

話說子牙點將已畢，傳令黃飛虎上臺。子牙曰：紂王雖是氣數已盡，五關之內，必有精奇之士，不可不防備；當戰者戰，當攻者攻，其間軍士須要演習圖陣，方知進退之法，然後可破敵人。隨令軍政官擡十陣牌，放在臺上：

一字長蛇陣，二龍出水陣，三日月兒陣，四門斗底陣，五虎巴山陣，六甲迷魂陣，七縱七擒陣，八卦陰陽子母陣，九宮八卦陣，十代明王陣，天地三才陣，包羅萬象陣。



子牙曰：此陣俱按六韜之內，精演停當，軍士方知進退之方。黃將軍鄧將軍洪將軍，你三位走一字長蛇陣。聽炮響，變以下諸陣，毋得錯亂。三將領令下臺，走此陣。正行之際，子牙傳令點炮，化六甲迷魂陣，竟不能齊。子牙看見，把三將令上臺來，教之曰：今日東征，非同小可，乃是大敵，若士卒教演不精，此是主將之羞，如何征伐？三位須要日夜操練，毋得怠玩，有乖軍政。三將領令下臺，用心教習。子牙傳令散操，衆將打點收拾東征。翌日，子牙朝賀武王畢，子牙奏曰：人馬軍糧皆一應齊備，請大王東行。武王問曰：相父將內事托與何人？子牙曰：上大夫散宜生，可任國事，似乎可託。武王又曰：外事托與何人？子牙曰：老將軍黃滾，歷練老成，可任國事重務。武王大喜，相父措處得宜，使孤歡悅。武王退朝入內宮，見太似曰：上啓母后知道。今相父姜尚會諸侯於孟津，孩兒一進五關，觀政於商，即便回來，不敢有乖父訓。太似曰：姜丞相此行，決無差失，孩兒可一應俱依相父指揮。分付宮中治酒，與武王餞行。翌日，子牙把六十萬雄師，竟出西岐。武王親乘甲馬，率御林軍來至十里亭。只見衆御弟排下九龍席，與武王姜元帥餞行。衆弟進酒，武王與子牙用罷，乘吉日良辰起兵。此正是紂王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起兵。點起號炮，兵威甚是雄壯。怎見得，有詩爲證：

征雲蔽日隱旌旗，戰士橫戈縱鐵騎；飛劍有光未紫電，流星斜落挂金藜。  
將軍猛烈堪圖畫，天子威儀異所施；慢道弔民來伐罪，方知天地果無私。

話說大隊雄兵離了西岐，前往燕山一路而來；三軍歡悅，百倍精神。行過了燕山，正往首陽山來。大隊人馬正行間，正見伯夷、叔齊二人，寬衫博袖，麻履絲絛，站立中途，阻住大兵；大呼曰：是往那裏去的人馬？我要見你主將答話。有哨探馬報入中軍，啟元帥有二位道者，欲見千歲並元帥答話。子牙聽說，忙請武王並轡上前；只見伯夷、叔齊上前拱手曰：賢侯與子牙公見禮了。武王與子牙欠身曰：甲冑在身，不能下騎；二位阻路，有何事見諭？夷齊曰：今日賢侯與子牙公起兵往何處去？子牙曰：紂王無道，逆命於天；殘虐百姓，囚奴正士，焚炙忠良，荒淫不道，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我君王，顯於西土，皇天命我先王，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今我輔相嗣君，恭行天之罰。今天下諸侯大會於孟津，我故不得不起兵前往，以與諸侯會，觀政於商。此乃不得已之心也。夷齊曰：吾聞子不言父過，臣不彰君惡，故父有靜子，君有諍臣，只聞以德而感君，未聞以下而伐上者。今紂王君也，雖有不德，何不傾誠盡諫，以盡臣節，亦不失爲忠耳。況西伯以服事殷，未聞不足於商也。吾又聞至德無不感通，至仁無不賓服。苟至德至仁在我，何凶殘不化爲

淳良乎？以吾愚見，當退守臣節，體先王服事之誠，守千古君臣之分，不亦善乎？武王聽罷，停驂不語。子牙曰：二位之言雖善，予非不知此，只是一得之見耳。今天下溺矣，百姓如坐水火，三綱已絕，四維已折，天怒於上，民怨於下；天翻地覆之時，四海鼎沸之際，唯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況今天已肅命乎我周，若不順天，厥罪惟均。且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斷不能不興兵前往；如不起兵，便是違天，豈不有負百姓如望雲霓之意？子牙左右將士欲行，見叔齊伯夷二人言之不已，心上甚是不服。伯夷叔齊見左右俱有不豫之色，又見衆人與子牙挾武王欲行，二人知其必往，乃走至馬前，共攬其轡，諫曰：父死不葬，援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忠乎？臣恐天下後世，必有爲之口實者。左右衆將見夷齊叩馬而諫，軍士不得前進，心中大怒，欲舉兵殺之。子牙忙止之曰：不可，此天下之義士也！忙令左右扶之而去，衆兵方得前進。迨至周兵入朝歌，紂王自焚之後，天下歸周，後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入首陽山採薇作歌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適安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遂餓死於首陽山，至今人皆嘖嘖稱之，千古猶有餘馨。此是後事不表。且說子牙大隊

雄師離了首陽山，往前進發。正是：

騰騰殺氣沖霄漢，

簇簇征雲蓋地來。

子牙人馬行至金雞嶺，嶺上有一枝人馬，打兩杆大紅旗，駐紮嶺上，阻住大兵。哨馬報至軍前，啓元帥金雞嶺有一枝人馬，阻住大軍不能前進，請令定奪。子牙傳令安下行營，陞帳坐下，着探事打探是那裏人馬，在此處阻軍。話猶未了，只見左右來報：有一將請戰。子牙不知是那裏人馬，忙傳令問誰人見陣走一遭。有左哨先行南宮适上帳應聲曰：末將愿往。子牙曰：首次出軍，當宜小心。南宮适領令上馬，炮聲大振。一馬走出營前，見一將幘頭鐵甲，烏馬長鎗，怎見得有讚爲證：

將軍如猛虎，戰陣可騰雲；鐵甲生光豔，卓服襯龍文。赤膽扶真主，忠肝保聖君。西岐來報效，汗馬立功勳。子牙逢此將，門徒是魏賁。

南宮适問曰：你是那裏無名之兵，敢阻西岐大軍？魏賁曰：你是何人，往那裏去？南宮适答曰：俺元帥奉天征討，而伐獨夫，你敢大膽粗心，阻吾大隊人馬！大喝一聲，舞刀直取此將，手中鎗赴面交還，兩馬相交，刀鎗並舉，戰有三四十合。南宮适被魏賁直殺得汗流脊背，心下暗思：才出兵至此，今日遇這員大將，若敗回大營，元帥必定見責。南宮适

心上出神，不提防被魏賁大喝一聲，抓住南宮适的袍帶，生擒過馬去。魏賁曰：吾不傷你性命，快請姜元帥出來相見。又把南宮适放回營來。軍政官報入中軍，南宮适聽令，子牙傳令命來。南宮适上帳將被擒放回，請元帥定奪，說了一遍。子牙聽得大怒曰：六十萬人馬，你乃左哨首領官，今一旦先挫吾鋒，你還來見我，喝左右綁出轅門斬訖。報來左右隨將南宮适推出轅門來，魏賁在馬上見要斬南宮适，在馬上大叫曰：刀下留人！只請姜元帥相見，吾自有機密相商。軍政官報入帳中，啓老爺，那人在轅門外叫刀下留人，請元帥答話，自有機密相商。子牙大罵匹夫，擒吾將而不殺，反放回來，如今又在轅門討饒，速傳令擺隊伍出行營。炮聲響處，大紅寶纛旗搖，只見轅門下一對對都是紅袍金甲，英雄威猛。先行官騎的是玉麒麟，糾糾殺氣，哪吒登風火輪，昂昂眉宇，雷震子藍面紅髮，手執黃金棍，韋護手捧降魔杵，俱是片片雲光。正是：

盪山甲海真威武，

一派天神滾出來。

話說子牙在四不相上問曰：你是誰人，請吾相見？魏賁見子牙威儀整飾，兵甲鮮明，知其興隆之兆，乃滾鞍下馬，拜伏道旁，言曰：末將聞元帥天兵伐紂，特來麾下，欲效犬馬微勞，附功名於竹帛耳。因未見元帥真實，末將不敢擅入，今見元帥士馬之精，威令之

嚴儀節之盛，不專在於軍威，而在於仁德也。末將敢不隨鞭蹬，共伐此獨夫，以泄人神之憤耳。子牙隨令進營。魏賁上帳復拜在地曰：末將功習鎗馬，未得其主，今逢明君與元帥，則魏賁不負生平所學耳。子牙大喜。魏賁又跪而言曰：啓元帥，雖然南將軍一時失利，望元帥憐而赦之。子牙曰：南宮适雖則失利，然既得魏將軍，反是吉兆。傳令放來。左右將南宮适放上帳來。南宮适謝過子牙。子牙曰：你乃周室元勳，身爲首領，初陣失機，理當該斬。奈魏賁歸周，乃先凶而後吉；雖然如此，你可將左哨先行印與魏賁，你自隨營聽用。卽時將魏賁補挂了左哨。彼時南宮适交代印綬畢，子牙傳令起兵不表。且說只因張山陣亡，飛報至汜水關，韓榮已知子牙三月十五日金臺拜將，具本上朝歌。那日微子看本，知張山陣亡，洪錦歸周，忙抱本入內庭，見紂王具奏張山爲國捐軀。紂王大駭，不知姬發猖獗至此；忙傳旨意，鳴鐘鼓臨殿，百官朝賀。紂王曰：今有姬發大肆猖獗，卿等有何良謀，可除西土大患？言未畢，班中閃出中大夫飛廉，俯伏奏曰：姜尙乃崑崙左術之士，非堂堂之兵，可以擒勦；陛下發詔，須用孔宣爲將。他善能五行道術，庶幾反叛可擒，西土可剿。紂王准奏，遣使命持詔往三山關來，一路無詞。正是：

使命馬到傳飛檄，

九重丹詔鳳啣來。

話說使命官至三山關，傳旨意。孔宣接至殿上，欽差官開讀詔旨。孔宣跪聽宣讀：詔曰：天子有征伐之權，將帥有闔外之寄。今西岐姬發大肆猖獗，屢挫王師，罪在不赦。咨爾孔宣，謀術兩全，今古無兩，尤堪大將。特遣使齎爾斧鉞旌旗，得專征伐，務擒首惡，剿滅妖人，永清西土。爾之功在社稷，朕亦與榮焉。朕決不惜茅土之封，以賚有功。爾其欽哉！故茲爾詔。

孔宣拜罷，旨意打發天使回朝歌，連夜下營，整點人馬，共兵十萬，即日拜寶纛旗，離了三山關，一路上曉行夜住，飢餐渴飲。在路行程，已非一日。那日，探馬報入中營，有汜水關韓榮接元帥孔宣傳令請來。韓榮至中軍打躬，元帥此行來遲了！孔宣曰：爲何來遲了？韓榮曰：姜子牙三月十五日金臺拜將，人馬已出西岐了。孔宣曰：料姜尚有何能？我此行定拿姬發君臣，解送朝歌，分付可速開關，把人馬催動，前往西岐大路而來。不二日，至金雞嶺，哨探馬來報：金雞嶺下周兵已至，請令定奪。孔宣傳令將大營駐劄嶺上，阻住周兵，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十九回 孔宣兵阻金雞嶺

伐罪弔民誅獨夫，西周原應玉虛符；自無血戰成功易，豈有紛爭立業殊？

孔雀逆天皆孟浪，金雞阻路盡支吾；休言伎倆參玄妙，總有西方接引徒。  
話說孔宣人馬出關至金雞嶺，探馬報入中軍，前有周兵在嶺下，請令定奪。孔宣令在嶺上安下營寨，阻住咽喉之路，使周兵不能前進不提。只見子牙人馬正行，報馬報入中軍，稟上元帥，前有商朝大隊人馬，駐在嶺上。子牙傳令安營，陞帳坐下，自思三十六路人馬俱完，怎麼又有這支兵來？子牙沈思掐指算來，連張山是三十五路，連此一路，方是三十六路，此事必又費手。且說孔宣在嶺上止住了三日，子牙大兵已到，忙傳令問誰人去周營中見頭陣走一遭？有先行官陳庚出位應曰：末將愿先見頭陣。孔宣許之。陳庚上馬下嶺，至周營搦戰，探馬報入中軍，子牙問左右：誰去見頭陣？有先行官黃天化應曰：願往。子牙分付曰：須要小心。黃天化曰：不必囑付。忙上了玉麒麟出營，看見來將手提方天戟，大呼曰：反賊何人？黃天化答曰：吾乃西周姜大元帥麾下正印先行官黃天化是也。你乃何人也？通個名來，錄功簿上，好記你的首級。陳庚大怒曰：量你雞犬小輩，敢與天朝大將相拒？縱馬搖戟，直取黃天化。天化手中雙鎚，赴面交還，麟馬往來，鎚戟並舉，有讚爲證：

二將陣前勢無比，頓開戰馬定生死；  
盤般鐵騎眼中花，展動旗旛擺尾。



銀鎚發手沒遮攔，戟刺咽喉蛇躍起；自來也與將軍戰，不似今朝無底止。  
麟馬交還，大戰有三十合，黃天化掩一鎗便走，陳庚不知好歹，隨後趕來。黃天化聞得腦後鸞鈴响，挂下雙鎚，取了火龍標，拿在手中，回手一標。正是：

金標發出神光現，

斷送無常死不知。

話說黃天化回首一標，將陳庚打下馬來，兜回馬取了首級，掌鼓進營，來見子牙。子牙問出陣如何？黃天化答曰：末將託元帥洪福，標取了陳庚首級。子牙大喜，上黃天化首功。子牙方才舉筆向硯台上蘸墨，不覺筆頭吊將下來。子牙半晌不言，從新再取筆上了黃天化頭一功。此是黃天化只得首功一次，故有此警報。且說報馬報入孔宣營中，稟元帥陳庚失機，被黃天化斬了首級，號令轅門。孔宣笑曰：陳庚自己無能，死不足惜。全不在意。次日，又是孫合出馬，至周營搦戰。子牙傳令誰去走一遭？有武吉應曰：弟子愿往。子牙許之。武吉出營，見一員將官，金甲紅袍，黃馬大刀，飛臨陣前大呼曰：來者何人？武吉曰：吾乃姜元帥門下左哨先行官武吉是也。孫合笑曰：姜尚乃是漁翁，你乃是一個樵子，你師徒二人，正是一軸畫圖漁樵問答。武吉大怒曰：匹夫無理，焉敢以言語戲吾？不要走！便舉鎗分心就刺。孫合手中刀急架忙迎，兩馬交鋒，一場惡戰，大殺有三

十回合，未分勝負。武吉掩一鎗便走，詐敗而回。孫合見武吉敗走，知是樵子出身，料有何能，隨後趕來；不知子牙在磻溪，傳武吉這條鎗，有神出鬼沒之妙。武吉已知孫合趕來，把馬一兜，那馬停了一步；孫合馬來得太速，正撞個滿懷，早被武吉回馬鎗挑下馬來，取了首級，掌鼓進營。見子牙報功，子牙大喜，上了武吉的功，就把哪吒激得抓耳撓腮，恨不得要出營廝殺。且說報馬報入商朝營裏，啓元帥，孫合失機，被武吉回馬鎗挑下馬來，梟去首級，號令轅門，請令定奪。孔宣聽報，謂左右曰：「吾今奉詔征伐，爾等隨軍立功，不期連折二陣，使吾心中不悅。今日誰去見陣走一遭，爲國立功？」傍有五軍救應，使高繼能曰：「末將愿往。」孔宣分付曰：「務要小心。」高繼能上馬提鎗，至營前討戰，哨馬報入中軍，旁有哪吒忙應聲曰：「弟子愿往。」子牙許之。哪吒登風火輪，前有一對紅旗，如風捲火雲，飛奔前來；高繼能大呼曰：「哪吒慢來！」哪吒大喜曰：「既知吾名，何不早早下馬受死？」高繼能對哪吒大笑曰：「聞你道術過人一般，今日也會得你著。」哪吒曰：「你通名來？」功勞簿上，好記你的首級。高繼能大怒，使開鎗，分心刺來；哪吒火尖鎗急速忙迎，輪馬盤旋，雙鎗並舉。這場戰，非是等閒。怎見得，有讚爲證：

二將交鋒在戰場，四肢臂膊望空忙。這一個丹心要保真明主，那一個赤膽還扶殷。

紂王。哪吒要成千載業，繼能爲主立家邦；古來有福催無福，有道該興無道亡。

高繼能大戰哪吒，恐哪吒先下手，高繼能掩一鎗便走。哪吒自思：吾此來定要成功，那裏肯捨？隨手取乾坤圈，望空中祭起。高繼能的蜈蜂袋未及放開來，不意哪吒的圈打得快，一圈正打中肩窩，伏鞍而逃。哪吒爲不得全功，心下懊惱，回營見子牙曰：弟子未得全功，請令定奪。子牙上了哪吒的功，且說高繼能被哪吒打傷，敗進營來，見孔宣具言前事。孔宣不語，取些丹藥與繼能敷貼，立時全愈。孔宣次日命中軍點炮，自領大隊人馬，親臨陣前，對旗門官將曰：請你主將答話。探馬報入中軍，孔宣請元帥答話。子牙傳令，擺八健將出營，大紅寶纛旗展處，子牙左右有四個先行官，衆門徒，雁翅排開。子牙乘四不相至陣前，看孔宣來歷，大不相同。怎見得，有讚爲證：

身似黃金映火，一籠盞甲鮮明；大刀紅馬勢崢嶸，五道光華色見。曾見開天闢地，又見出日月星辰；一靈道德最根深，他與西方有分。

子牙看孔宣背後有五道光華，按青黃赤白黑，子牙心中疑惑。孔宣見子牙自來，將馬一拍，來至軍前，問曰：來者莫非姜子牙麼？子牙曰：然也。孔宣問曰：你原是殷臣，爲何造反？妄自稱王，會合諸侯，逆天欺心，不守本土。吾今奉詔征討，你好好退兵，謹守臣節，可

保家國；若半字遲延，吾定削平西土，那時悔之晚矣！子牙曰：天命無常，惟有德者居之；紂王今淫酗肆虐，穢德彰聞，天怒民怨，四海鼎沸，人心皆欲歸周。將軍何不順天，亦歸我周也？孔宣曰：你以下伐上，反不爲逆天，乃假此一段穢污之言，惑亂民心，借此造反，拒逆大兵，情殊可恨！縱馬舞刀來取子牙，後有洪錦走馬奔來，大呼：孔宣不得無禮，吾來也！孔宣見洪錦殺至陣前，便大罵逆賊，你還敢來見我？洪錦曰：天下八百諸侯，俱已歸周，料你一個忠臣，也不能濟得甚事。孔宣大怒，搖刀直取。三馬交兵，未及數合，洪錦將旗門遁往下一戮，把刀往下一分，那旗化爲一門。洪錦方欲進門，孔宣大笑曰：米粒之珠，有何光彩？孔宣兜回馬，把左邊黃光往下一刷，將洪錦刷去，毫無影響，就如沙灰投入大海之中，止見一匹空馬。子牙左右大小將官，俱目瞪口呆。孔宣後縱馬來取子牙，子牙手中劍急架相迎。旁有鄧九公走馬來助戰，子牙大戰十五六合，子牙祭起神鞭打孔宣，那鞭已落在孔宣紅光中去了，似石投水。子牙大驚，忙傳令鳴金，兩邊各回營寨。且說子牙升帳坐下沈吟，想此人後面五道光華，按有五行之狀，今將洪錦攝去，不知凶吉，如之奈何？子牙自思，不若乘孔宣得勝，今夜去劫他的營，且勝他一陣，再作區處。子牙令哪吒：你今夜去劫孔宣的大轅門，黃天化你去劫他左營，雷震子你去劫

他右營；先挫動他軍威，然後用計破他，必然成功。三人領令去訖。且說孔宣得勝回營，將後面五色光華一抖，只見洪錦昏迷睡於地下；孔宣分付左右，將洪錦監在後營。收了打神鞭，正欲退後營，只見一陣大風，將帥旗連捲了三四捲；孔宣大驚，掐指一算，早已知其就裏。忙喚高繼能分付：你在左營門埋伏；周信，你在右營門埋伏。今夜姜子牙要來劫吾營寨，吾正要你來，只可惜姜尚不曾親來。且說姜子牙營中三路兵暗暗上領，將近二更，一聲炮響，三路兵吶喊一聲，殺進轅門。哪吒登輪搖鎗，沖開營門，殺至中營而來。孔宣獨坐帳中，不慌不忙上了馬迎來，大笑曰：「哪吒，你今番劫營，定然遭擒，再休想前番取勝也。」哪吒也不知孔宣的利害，大怒罵曰：「今日定拿你成功！」舉鎗來戰，殺在中軍，難解難分。雷震子飛在空中，沖開右營，周信大戰雷震子。雷震子展動風雷二翅，飛在空中，是下三路，又是夤夜間，觀看不甚明白。周信被雷震子一棍打將下來，正中頂門，打得腦漿迸出，死於非命。雷震子飛至中營，見哪吒大戰孔宣，雷震子大喝一聲，如霹靂交加。孔宣將黃光望上一撒，先拿了雷震子。哪吒見如此利害，方欲抽身，又被孔宣那白光一刷，連哪吒刷去，不知去向。且說黃天化只聽得殺聲大作，不察虛實，催開玉麒麟，沖進左營，忽聽炮響，高繼能一馬當先，夤夜交兵，更不答話，麟馬相交，鎗

鎚並舉；好黃天化兩柄鎚，只打的鎗尖生烈焰，殺氣透心寒。二將乃是夜戰，況黃天化兩柄鎚似流星不落地，來往不沾塵；高繼能見如此利害，掩一鎗撥馬就走。黃天化催開玉麒麟趕來。高繼能展開蜈蚣袋，也是黃天化命該如此，那蜈蚣捲將來，成堆成圍而至，一似飛蝗；黃天化用兩柄鎚遮擋，不妨蜈蚣把玉麒麟的眼叮了一下，那玉麒麟叫了一聲，後蹄站立，前蹄直豎。黃天化坐不住鞍轡，撞下地來；早被高繼能一鎗正中脅下，死於非命，一魂往封神臺去了。可憐下山大破四天王，不能取商朝寸土。正是：

功名未遂身先死，

早至臺中等封侯。

且說孔宣收兵殺了一夜，嶺頭上屍橫遍野，血染草梢。孔宣升帳，將五色神光一抖，只見哪吒震于跌下地來，孔宣命左右拿於後營監禁，然後坐下。高繼能獻功，斬了黃天化首級，孔宣分付號令轅門，不表。且說子牙一夜不曾睡，只聽得嶺上天翻地覆一般；及至天明報馬進營，啓老翁，三將劫營。黃天化首級已號令轅門，二將不知所往；子牙大驚。黃飛虎聽了，放聲大哭曰：天化苦死，不能取商朝尺寸之土，要你奇才無用！三兄弟，二叔叔，衆將無不下淚。武成王如酒醉一般。子牙納悶無言，南宮适曰：黃將軍不必如此，令郎爲國捐軀，萬年垂於青史；方今高繼能有左道蜈蚣之術，將軍何不請崇

城崇黑虎來！他有神鷹，能制此術。黃飛虎聽得此言，上帳來見子牙曰：末將往崇城去，請崇黑虎來破此賊，以泄吾兒之恨。子牙見黃飛虎這等悲切，卽許之。黃飛虎離了行營，逕往崇城大道而來。一路上曉行夜住，飢食渴飲，在路行程。一日來到一座山，山下有一石碣，上書飛鳳山。飛虎看了，策馬過山，耳邊只聽得鑼鼓齊鳴。武成王自思：是那裏戰鼓响？把坐下五色神牛一撻，走上山來。只見山凹裏三將廝殺：一員將使五股托天叉，一員將使八楞熟銅鎚，一員將使五爪攔銀抓；三將大戰，殺得難解難分。只見那使叉的，同著使抓的，與那使鎚的，戰了一合；只見使鎚的，又同著使叉的，殺那使抓的。三將殺得呵呵大笑。黃飛虎在坐騎上自忖曰：這三人爲何以戰爲戲？待吾向前問他端的。黃飛虎走騎至面前，只見使叉的見黃飛虎丹鳳眼，臥蠶眉，穿王服，坐五色神牛，使叉的大呼曰：二位賢弟少停兵器。二人忙停了手，那將馬上欠身問曰：來者好似武成王麼？黃飛虎答曰：不才便是。不識三位將軍何以知我？三將聽得，滾鞍下馬，拜伏在地。黃飛虎慌忙下騎，頂禮相還。三將拜罷，口稱大王，適才見大王儀表與昔日所聞，故此知之。今何至此？邀請上山，進得中軍帳，分賓主坐下。黃飛虎曰：方才三位兄廝殺，却是何故？三人欠身曰：俺兄弟三人在此吃了飯沒事，幹借此消遣耍子，不期誤犯行旌。

有失迴避。黃飛虎亦遜謝畢，問曰：請三位高姓大名？三人欠身曰：末將姓聞名聘，此位姓崔名英，此位姓蔣名雄。這一回正該是五岳相會，聞聘乃是西岳，崔英乃是中岳，蔣雄乃是北岳，黃飛虎乃是東岳，崇黑虎乃是南岳。表過不提。聞聘治酒款待黃飛虎，酒席之間，問曰：大王何往？黃飛虎把子牙拜將伐商，遇孔宣殺了黃天化的事，說了一遍。如今末將往崇城，請崇君侯往金雞嶺，共破高繼能，爲吾子報仇。聞聘曰：只怕崇君侯不得來。飛虎曰：將軍何以知之？聞聘曰：崇君侯操演人馬，要進陳塘關，至孟津會天下諸侯，恐誤了事，決不得來。黃飛虎曰：幸是遇著三位，不然枉走一遭。崔英曰：不然，聞兄之言，雖是如此說，但崇君侯欲進陳塘關，也要等武王的兵到。大王且權在小寨草榻一夜，明日俺兄弟三人同大王一往，料崇君侯定來協助，決無推辭之理。黃飛虎感謝不盡，就在山寨中歇了一宿。次日，用了早膳，一同起行，在路無詞。一日來至崇城，聞聘至帥府，門官來見黑虎，報曰：啓千歲，有飛鳳山三位求見。崇黑虎叫請進來，三將至殿前行禮畢，崔英曰：外有武成王，尙在外面等候。崇黑虎聞言降階迎接，口稱大王，不才不知大王駕臨，有失遠迎。望大王恕罪。黃飛虎曰：輕造帥府，得睹面尊，實末將三生之幸。叙禮畢，分賓主次序而坐。彼此溫慰畢，聞聘將黃飛虎的事，說了一遍。崇黑虎咨嗟



不語。崔英曰：仁兄莫非爲先要進陳塘關麼？今姜元帥阻隔在金雞嶺，仁兄縱先進陳塘關，至孟津，也少不得等武王到，方可會合諸侯。這不是還可遲得。依弟之愚見，不若先破了高繼能，讓子牙進兵，兄再分兵進陳塘關，不遲。總是一事。崇黑虎曰：既然如此，明日就行。着世子崇應鸞操練三軍，待吾等破了孔宣，再來起兵，未晚。黃飛虎謝罷，崇黑虎乃治酒款待飛虎等四人。次日，四鼓時分，五岳一齊起馬，離了崇城，往金雞嶺大道而行。非止一日，五岳至子牙轅門之外，探馬報入中軍。啓元帥，黃飛虎、轅門等候。子牙令至帳前，問曰：請崇黑虎的事如何？黃飛虎啓曰：還添有三位，俱在轅門外。子牙便傳令，用請旗請來。崇黑虎等俱遵闕外之令，上帳打躬曰：元帥在上，吾等甲冑在身，不能全禮。子牙忙迎下，接住曰：君侯等皆係外客，如何這等行此大禮？彼此遜讓，以賓主之禮相序。子牙命設座，崇黑虎等俱客席。子牙與飛虎主席相陪。子牙曰：今孔宣猖獗，阻逆大兵，有勞賢侯途次奔馳，深是不安。崇黑虎謝過，起身對子牙曰：煩元帥引參進謁周王。子牙前行引路，黑虎隨後，進後帳，與武王見禮。相叙畢，崇黑虎曰：今大王體上天好生之仁，救民於水火，共伐獨夫。孔宣自不度德，敢阻天兵，彼是自取死耳。隨卽撲滅。武王曰：孤才疎德薄，謬蒙衆位大王推許，共舉義兵。今初出岐周，便有這些阻隔，定

是天心未順耳。孤意欲回兵，且修己德，以俟有道何如？崇黑虎曰：大王差矣！今紂惡貫盈，人神共怒，豈得以孔宣疥癬之輩，以阻天下諸侯之心？時哉不可失，大王切不可灰了將士之心！武王大喜，命左右治酒，與崇黑虎共飲數杯，黑虎謝酒而出。子牙與崇黑虎出來，在中軍重新治酒，管待四位，正是：

五岳共飲金雞嶺，

這場大戰實驚人。

話說崇黑虎次日上火眼金睛獸，左右有聞聘崔英蔣雄上嶺來，坐名只要高繼能出來答話。孔宣聞報，隨命高繼能速退西兵。高繼能出營來，見崇黑虎大喝曰：你乃是北路反叛，爲何也來助西岐爲惡？這正是你等會聚在一處，便於擒捉，省得費我等心機。崇黑虎曰：匹夫！死活不知，四面八方皆非紂有，尙敢支吾而不知天命也。前日斬黃公子是你？高繼能笑曰：哪吒雷震子不過如此，你有何能，敢來問吾？縱馬搖鎗直取崇黑虎手中斧，赴面相迎，獸馬相交，鎗斧並舉。未及數合，聞聘青驄馬跑，五股叉搖，崔英催開黃彪馬，蔣雄磕開烏雕馬，四將把高繼能圍在當中。好個高繼能，一條鎗抵住了四件兵器，三軍吶喊，數對旗搖。且說黃飛虎在中軍帳，子牙聽得鼓聲大振，對黃飛虎曰：黃飛虎崇君侯，此來爲你，你可出營助陣方是。黃飛虎曰：末將思子一時昏憤，幾乎忘

却了。隨上五色神牛，搖鎗殺出營來，大呼：崇君侯，吾來拿殺子仇人也！把坐下牛一縱，殺入圈子裏來。正應著：

五岳特來除黑煞，

金雞嶺上立奇功。

且說五岳將高繼能圍住核心，高繼能好一條鎗，遮架攔擋。此正是五岳除黑煞，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回 準提道人收孔宣

準提道人產四方，道德根深妙莫量；荷葉有風生色相，蓮花無雨立津梁。

金弓銀戟非防患，寶杵魚腸另有方；漫道孔宣能變化，娑羅樹下號明王。

話說高繼能與五岳大戰，一條鎗如銀蟒翻身，風馳雨驟，甚是驚人。怎見得一場大戰，有讚爲證：

刮地寒風如虎吼，旗旛搖展紅閃灼；飛虎忙施提蘆鎗，繼能搖鎗真猛惡。

聞聘使發托天叉，崔英銀鎚流星落；黑虎板斧似車輪，蔣雄神抓金紐索。

三軍喝彩把旗搖，正是黑煞逢五岳。

且說高繼能久戰多時，一條鎗擋不住五般兵器，又不能跳出圈子，正在慌忙之時，只

見蔣雄使的抓，把金紐案一軟，高繼能乘空把馬一攏，跳出圈子就走。崇黑虎等五人隨後趕來，高繼能把蜈蚣一抖，好蜈蚣遮天映日，若驟雨飛蝗，聞聘撥回馬就要逃走。崇黑虎曰：不妨不可著驚，有吾在此。忙把背後一紅葫蘆頂揭開了，裏邊一陣黑烟冒出，烟裏隱有千隻鐵嘴神鷹。怎見得，有讚爲證：

葫蘆黑烟生，烟開神鬼驚；秘傳玄妙法，千隻號神鷹。乘烟飛騰起，蜈蚣當作羹；鐵翅如銅剪，尖嘴似金針。翅打蜈蚣成粉爛，嘴啄蜈蚣化水晶；今朝五岳來相會，黑煞逢之命亦傾。

且說高繼能蜈蚣，盡被崇黑虎鐵嘴神鷹翅打嘴吞，一時吃了個干干淨淨。高繼能大怒道：焉敢破吾之術？復回來又戰。五人又把高繼能圍住，黃飛虎一條鎗戰住了高繼能。只見孔宣在營中問掠陣官曰：高將軍與何人對敵？軍政司稟曰：與五員大將殺在該心。孔宣前往看營門掠陣，見高繼能鎗法漸亂，才待走馬出營，高繼能早被黃飛虎一鎗刺中脅下，翻鞍墜馬，梟了首級。才要掌鼓回營，忽聽得後邊大呼曰：匹夫少待回兵，吾來也！五將見孔宣來至，黃飛虎罵曰：孔宣，你不識天時，真乃匹夫也！孔宣笑曰：我也不對你這等草木之輩講閒話；你且不要走，放馬來把刀一晃，來取聞聘。崇黑虎忙

舉雙斧砍來一似車輪，六騎交鋒，真殺得：

空中飛鳥藏林內，

山裏猿蟲隱穴中。

孔宣見這五員大將，兵器來得甚是凶猛，若不下手，反爲他所算。把背後五道華光往下一晃，五員戰將一去，毫無踪影，只剩得五騎歸營。子牙正坐，只見探事官來報：五將被孔宣華光徹去，請令定奪。子牙大驚曰：雖然殺了高繼能，到又折了五將，且按兵不動。話說孔宣進營，把神光一抖，只見五將跌下，照前昏迷，分付左右監在後營。孔宣見左右並無一將，只得自己一個，也不來請戰，只阻住咽喉總路，周兵如何過去？得話說子牙頭運糧草官楊戩，至轅門下馬，大驚曰：這時候還在此處！軍政官報與子牙督糧官楊戩聽令。子牙傳令來，楊戩上帳參謁畢，稟曰：催糧三千五百，不誤限期，請令定奪。子牙曰：督糧有功，乃是爲國。楊戩曰：是何人領兵阻住此處？子牙把死了黃天化並擒拿許多將官的事，說了一遍。楊戩曰：聽得黃天化已死，正是：

道心推在汪洋海，

却把無名火上來。

楊戩曰：明日元帥親臨陣前，待弟子看來，是什麼東西作怪？必以法治之。子牙曰：這也有理。楊戩下帳，只見南宮适、武吉對楊戩曰：孔宣連拿黃飛虎、洪錦、哪吒、雷震子，不知

去向。楊戩曰：吾有照妖鑑在此，不會送上終南山去；明日元帥會兵，便知端的。次日，子牙帶衆門人出營，來會孔宣，巡營軍卒報入中軍。孔宣聞報，出來復會子牙曰：你等無故造反，誣謗妖言，惑亂天下諸侯，妄起兵端，欲至孟津會合天下叛賊；我也不與你廝殺，我只阻住你不得過去。看你如何會得成？待你等糧草盡絕，我再拿你未遲。只見楊戩在轅門下，把照妖鑑照著孔宣，看鏡裏面似一塊五彩裝成的瑪瑙，滾前滾後。楊戩暗思：這是個什麼東西？孔宣看見楊戩照他，孔宣笑曰：楊戩你將照妖鑑上前來照，那遠遠照恐不明白；大丈夫當明白做事，不可暗地裏行藏，我讓你照。楊戩被孔宣說明，便走馬至軍前，舉鑑照孔宣，也是如前一般。楊戩遲疑，孔宣見楊戩不言不語，只管照；心中大怒，縱馬搖刀直取楊戩。三尖刀急架相還，刀來刀架，兩馬盤旋；戰有三四十回合，不分勝負。楊戩見起先照不見他的本像，及至廝殺又不能取勝，心中十分焦燥；忙祭起哮天犬在空中。那哮天犬方欲下來奔孔宣，覺自身輕飄，落在神光裏去了。韋護來助楊戩，祭杵打來；孔宣又把神光一撒，楊戩見勢頭不好，知他神光後身利害，架金光走了，見韋護降魔杵落在神光中去了。孔宣大呼曰：楊戩，我知道你有八九玄機，善能變化，如何也逃走了？敢再出來會我？韋護見失了寶杵，將身隱在旗下，面面相覷。孔

宣大呼：姜尙，今日與你定了雌雄。孔宣走馬來戰子牙，後有李靖大怒罵曰：你是何等匹夫？焉敢如此猖獗？搖戟直冲向前，抵住孔宣的刀；二將又戰在虎穴龍潭之中。李靖祭起按三十六天玲瓏金塔，往下打來；孔宣把黃光一絞，金塔落去，無踪無影。孔宣叫：李靖不要走，來擒你也！正是：

紅光一展無窮妙，

方知玄內有真玄。

話說金木二吒見父親被擒，兄弟二人，四口寶劍飛來，大罵孔宣逆賊，敢傷吾父。兄弟二人舉劍就砍，孔宣手中刀急架相迎；只三合，金吒祭遁龍樁，木吒祭吳鉤劍，俱祭在空中。只見孔宣把這些寶貝，不爲稀罕，紛紛俱落在紅光裏面去了。金木二吒見勢不好，欲待要走，被孔宣把神光一撒，早已拿去。子牙見此一陣，折了許多門人，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吾在崑崙山，也不知會過多少高明之士，豈懼你孔宣一匹夫哉？催開四不相來戰孔宣，未及三四回合，孔宣將青光往下一撒，子牙見神光來得利害，忙把杏黃旗招展；那旗現有千朵蓮花，護住身體，青光不能下來。此正是玉虛之寶，自比別樣寶貝不同。孔宣大怒，驟馬趕來；子牙後隊惱了鄧嬋玉，用手把馬攆回，抓一块五光打來。正是：

發手紅光出五指，

流星一點落將來。

孔宣被鄧嬋玉一石打傷面前，勒轉馬望本營逃走，不防龍吉公主祭起鸞飛寶劍，從孔宣背後砍來。孔宣不知，左肩上中了一劍，大叫一聲，幾乎墜馬，負痛敗進營來。坐在帳中，忙取丹藥敷之，立時全愈。方把神光一抖，收了諸般法寶，仍將李靖金木二吒監禁，切齒深恨不表。子牙鳴金收軍回營，只見楊戩已在中軍，子牙升帳問曰：衆門人俱被拿去，你如何到還來了？楊戩曰：弟子仗師尊妙法，師叔福力，見孔宣神光利害，弟子預先化金光走了。子牙見楊戩未曾失利，心中還略爲安妥；然心下甚是憂悶，記吾師傷中說：界牌嶺下遇誅仙，如何在此處有這支人馬，阻住許久？似此如之奈何？正憂悶之間，武王差小校來請子牙後帳議事。子牙忙至後帳，行禮坐下。武王曰：聞元帥連日未能取勝，屢次損兵折將，元帥既爲諸將之元首，六十萬生靈，俱懸於元帥掌握。今一旦信任天下諸侯狂悖，陡起談論，糾合四方諸侯，大會孟津，觀政於商，致使天下鼎沸，萬姓洶洶，糜爛其民。今阻兵於此，衆將受干戈之厄，三軍擔不測之憂，使六十萬軍士拋別父母妻子，兩下憂心，不能安生，使孤遠離膝下，不能盡人子之禮，又有負先王之言。元帥聽孤不若回兵，固守本土，以待天時，聽他人自爲之，此爲上策。元帥心下如何？



子牙答曰：大王之言雖是，老臣恐違天命。武王曰：天命有在，何必強爲？豈有凡事阻逆之理？子牙被武王一篇言語，把心中感動。這一會執不住主意，至前營傳令與先行官，今夜滅灶班師。衆將都打點收拾起行，不敢諫阻。二更時，轅門外來了陸壓道人，忙忙急急，大呼傳與姜元帥。子牙方欲退兵，軍政官報入啟元帥。轅門外有陸壓道人求見。子牙忙出迎接，二人携手至帳中坐下。子牙見陸壓喘息不定，子牙曰：道兄爲何這等慌張？陸壓曰：聞你退兵，貧道急急趕來，故爾如此。乃對子牙曰：切不可退兵。若退兵之時，使衆門人俱遭橫死，天數已定，決不差錯。子牙聽陸壓這番言語，也無主張，故此子牙復傳令，叫大小三軍仍舊紮駐營寨。武王聽見陸壓至此，忙出帳相見，問其詳細。陸壓曰：大王不知天意，大抵天生大法之人，自有大法之人可治。今若退兵，使被擒之將，俱無回生之日。武王聽說，不敢再言退兵。且說次日，孔宣至轅門搦戰，探馬報入中軍。陸壓上前曰：貧道一往會會孔宣，看是如何？陸壓出了轅門，見孔宣全裝甲冑。陸壓問曰：將軍乃是孔宣，孔宣答曰：然也。陸壓曰：足下旣爲大將，豈不知天時人事？今紂王無道，天下兵崩，愿共伐獨夫，足下以一人欲挽回天意耶？甲子之期，乃滅紂之日，你如何阻得住？倘有高明之士出來，足下一旦失手，那時悔之晚矣！孔宣笑曰：料你不過草木

愚夫，識得什麼天時人事？把刀一晃，來取陸壓。陸壓手中劍急架相迎，步馬相交，未及三四合，陸壓取葫蘆欲放斬仙飛刀。只見孔宣將五色神光望陸壓撒來。陸壓知神光利害，化作長虹而走。進得營來，對子牙曰：「果是利害，不知乃何神異？竟不可解。貧道只得化長虹走來，再作商議。」子牙聽見，越加煩悶。孔宣在轅門不肯回去，只要姜尚出來見我，以決雌雄，不可難爲三軍。苦於此地，左右報入中軍。子牙正沒法處治，孔宣在轅門大呼曰：「姜尚有元帥之名，無元帥之行；畏刀避劍，豈是丈夫所爲？正在轅門百般辱罵，子牙只見二運官土行孫剛至轅門，見孔宣口出大言，心中大怒道：「這匹夫焉敢如此藐視元帥！」土行孫大罵逆賊是誰，敢如此無理。孔宣抬頭見一矮子，提條鐵棍，身高不過三四尺長。孔宣笑曰：「你是個什麼東西？」也來說話。土行孫也不答話，滾到孔宣的馬足下來，舉棍就打。孔宣輪刀來架，土行孫身子伶俐，左右竄跳三五合，孔宣甚是費力。土行孫見孔宣如此轉折，隨跳步縱出圈子，誘之曰：「孔宣，你在馬上不好交兵，你下馬來，與你見過彼此，吾定要拿你，方知吾的手段。」孔宣原不把土行孫放在眼裏，便以此爲實。暗想：「這匹夫合該死，不要講刀砍他，只是一脚也跌做兩段。」孔宣曰：「吾下馬來與你戰，看你如何？」這個正是：

欲要成功扶紂王，

誰知反中巧中機。

孔宣下馬，執劍在手，往下砍來，土行孫手中棍往上來迎；二人惡戰在嶺下。且說報馬報入中軍，啟元帥，二運官土行孫運糧至轅門，與孔宣大戰。子牙着忙，恐運糧官被擒，糧道不通，令鄧嬋玉出轅門掠陣，嬋玉立在轅門不表。且說土行孫與孔宣步戰，大抵土行孫是步戰慣了的；孔宣原是馬上將官，下來步戰，轉折甚是不及，反被土行孫打了幾下。孔宣知是失計，忙把五色神光往下撒來；土行孫見五色光華來得疾速神異，知道利害，忙把身子一扭，就不見了。孔宣見落了空，忙看地下，不防鄧嬋玉打了一石，喝曰：逆賊看石！孔宣聽得响，及至擡頭時，已是打傷面門，哎喲一聲，雙手掩面，轉身就走。嬋玉乘機又是一石，正中頸項，着實帶了重傷，逃回行營。土行孫夫妻二人大喜，進營見子牙，將打傷孔宣得勝回營的話，說了一遍。子牙亦喜，對土行孫曰：孔宣五色神光，不知何物，攝許多門人將佐？土行孫曰：果是利害，俟再爲區處。子牙與土行孫慶功不表。孔宣坐在營中大惱，把臉被他打傷二次，頸上亦有傷痕，心中大怒，只得服了丹藥。次日痊愈上馬，只要發石的女將，以報三石之仇。報馬報入中軍，鄧嬋玉就欲出陣。子牙曰：你不可出去，你發石打過他三次，他豈肯善與你干休？你今出去，必有不利。子

牙止住嬋玉，分付且懸免戰牌出去。孔宣見周營挂了免戰牌，怒氣不息而回。且說次日，燃燈道人來至轅門，軍政官報入中軍。啟元帥，有燃燈道人至轅門。子牙忙出轅門迎接入帳，行禮畢，尊於上坐。子牙口稱老師，將孔宣之事，一一陳訴過一遍。燃燈曰：吾盡知之，今日特來會他。子牙傳令去了免戰牌。左右報與孔宣，孔宣知去了免戰牌，忙上馬提刀至轅門請戰。燃燈飄然而出。孔宣知是燃燈道人，笑曰：燃燈道人，你是清淨閒人，吾知你道行甚深，何苦也來惹此紅塵之禍？燃燈曰：你既知我道行甚深，你便當倒戈投順，同周王進五關，以伐獨夫；如何執迷不悟，尚敢支吾也？孔宣大笑曰：我不遇知音，不發言語；你說你道行甚高，你也不知我的根腳。聽我道來：

混沌初開吾出世，兩儀太極任搜求；如今了却生生理，不向三乘妙裏遊。

孔宣道罷，燃燈一時也尋思不來，不知此人是何物得道。燃燈曰：你既知興亡，深通玄理；如何天命不知，尚兀自逆天耶？孔宣曰：此是你等惑衆之言，豈有天位已定，而反以叛逆爲正之理？燃燈曰：你這孽障！你自恃強梁，口出大言，毫無思忖，必有矍臍之悔。孔宣大怒，將刀一擺，就來戰燃燈。燃燈口稱善哉，把寶刀架戰。才戰三四回合，燃燈忙祭起二十四粒定海珠，來打孔宣。孔宣忙把神光一攝，只見那寶珠落在神光之中去了。

燃燈大驚，又祭了金鉢盂，只見也落在神光中去了。燃燈大呼：門人何在？只聽半空中一陣大風飛來，內現一隻大鵬鵬來了。孔宣見大鵬鵬飛至，忙把頂上盔挺了一挺，有一道紅光直冲牛斗，橫在空中；燃燈道人仔細定睛以慧眼視之，只見明白。只聽得空中有天崩地塌之聲，有兩個時辰，只聽得一聲响亮，把大鵬鵬打下塵埃。孔宣忙催開馬，把神光來撒燃燈。燃燈借了一道神光，自回本營，見子牙陳說利害，不知他是何物。只見大鵬鵬也隨至帳前，燃燈問大鵬曰：孔宣是什麼東西？得道大鵬曰：弟子在空中，只見五色祥雲護住他的身子，也像有兩翅之形，但不知是何鳥。正議之間，軍政官來報：有一道人至轅門外求見。子牙同燃燈至轅門迎接，見此人挽雙抓髻，面黃身瘦，髻上戴兩枝花，手中拿一株樹枝，見燃燈來至，大喜曰：道友請了！燃燈忙打稽首曰：道兄從何處來？道人曰：吾從西方來，欲會東南兩度有緣者。今知孔宣阻逆大兵，特來度彼。燃燈已知西方教下道人，便請入帳中。那道人見紅塵滾滾，殺氣騰騰，滿目俱是殺運，口內只道：善哉！善哉！來至帳前，施禮坐下。燃燈問曰：貧道西方，乃極樂之鄉，今到東土，濟渡衆生，正是慈悲方便。請問道兄法號？道人曰：貧道乃西方教下，準提道人是也。前日廣成子道友，在俺西方借青蓮寶色旗，也曾會過。今日孔宣與吾西方有緣，貧道特

來請他，同赴極樂之鄉。燃燈聞言，大喜曰：道兄今日收伏孔宣，可以無誤東進之期矣！準提曰：孔宣得道根行深重，與吾西方有緣，故特來收之。準提道罷，卽出營來會孔宣。不知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一回 姜子牙三路分兵

丞相分兵立戰車，虎賁將士實堪誇；諸侯鼓舞皆思我，黎庶謳歌盡棄家。  
劍戟森林飛瑞彩，旌旗掩映舞朝霞；須知天意歸仁聖，縱有征誅若浪沙。  
話說準提道人上嶺大呼曰：請孔宣答話。少時，孔宣出營，見一道人來得蹊蹺，怎見得，有詩爲證：

身披道服，手折樹枝；八德池邊常演道，七寶林下說三頂。頂上常懸舍利子，堂中能寫沒文經；飄然真道客，秀麗實奇哉。鍊就西方居勝境，脩成永壽脫塵埃；蓮花成體無窮妙，西方首領大仙來。

話說孔宣見準提道人問曰：那道者通個名來。道人曰：我貧道與你有緣，特來同你享西方極樂世界，演講三乘大法，無罣無礙，成就正果，完此金剛不壞之體，豈不善哉？何苦於此殺劫中尋生活耶？孔宣大笑曰：一派亂言！又來惑吾。道人曰：你聽我道來，我見

你有詩爲證

功滿行完宜沐浴，鍊成本性合天真；天開於子方成道，九戒三皈始自新。  
脫却羽毛歸極樂，超出樊籠養百神；洗塵滌垢全無染，返本還元不壞身。  
孔宣聽罷大怒，把刀往道人頂上劈來；準提道人把七寶妙樹一刷，把孔宣刀刷在一邊。孔宣忙取金鞭在手，便望準提道人打來；道人又把七寶妙樹刷來，把孔宣鞭又刷在一邊去了。孔宣止剩兩隻空手，心上着急，忙將當中紅光一撒，把準提道人撒去。燃燈看紅光撒去了，準提道人，大驚。只見孔宣撒去了，準提道人，只是睜着眼，張着嘴；須臾間頂上盃，身上袍甲，紛紛摔碎，連馬壓在地下。只聽得孔宣五色光裏一聲雷响，現出一尊聖像來；十八隻手，二十四門，執定瓔珞傘蓋，花瓏魚腸，加持神杵寶鏗，金鈴金弓，銀戟旛旗等件。準提道人作歌而來：

寶焰金光映日明，西方妙法最微精；千千瓔珞無窮妙，萬萬祥光逐次生。  
加持神杵人罕見，七寶林中豈易行？今番同赴蓮臺會，此日方知大道成。  
且說準提道人將孔宣用絲條扣着他頸下，把加持寶杵放在他身上，口稱：道友請現原形。霎時間現出一隻目細冠紅孔雀來。準提道人坐在孔雀身上，一步步走下嶺，進

了子牙大營。準提道人曰：貧道不下來了。欲別子牙，子牙曰：老師大法無邊，孔宣將吾許多門人諸將，不知放在何處？準提問孔宣曰：道友今日已歸正果，當還子牙衆將門人。孔雀應曰：俱監在行營裏。準提道人對子牙說過，別了燃燈，把孔雀一拍，只見孔雀二翅飛騰，有五色祥雲紫霧盤旋，逕往西方去了。且說子牙同韋護陸壓，領衆將至孔宣行營，招降兵卒，衆將已無頭領，俱愿投降，子牙許之。忙至後營，放衆門人諸將等出來，至本營拜謝子牙燃燈畢。次日，崇黑虎等回崇城，燃燈陸壓俱各歸山，楊戩仍催糧去訖。子牙傳令催動人馬，大軍過了金雞嶺，一路無詞。兵至汜水關，探馬報入，子牙傳令安營，在關下筈住大寨。怎見得：

營安勝地，寨背孤虛；南分朱雀北玄武，東按青龍西白虎。打更小校搖金鈴，傳箭兒郎鳴戰鼓；依山傍水結行營，暗伏強弓百步弩。

子牙升帳坐下，將正印命哪吒爲先行，把南宮适補後哨。住兵三日，且說汜水關韓榮，聞孔宣失機，周兵又至關下，與衆將上城看子牙人馬，着實整齊。但見得：

一團殺氣擺一川鐵馬兵戈；五彩紛紛，列千竿紅旗赤幟。密密鋼鋒，如列百萬大小水晶盤；對對馬鎗，似排數千粗細冰淋尾。幽幽畫角，猶如東海老龍吟；唧唧堤鈴，酷



似簷能鐵馬响。長弓初吐月，短弩似飛星。錦帳圍營如密布，旗旛繡帶似層雲。道服儒巾，盡是玉虛門客；紅袍玉帶，都係走馬先行。正是：

子牙東進兵戈日，

我武惟揚在此行。

韓榮看子牙大營，盡是大紅旗，心上疑惑。韓榮下城，在銀安殿與衆將官脩本，差官往朝歌告急。一邊點將上城，設守城之法。且說子牙在中軍正坐，有先行官哪吒進前，言曰：兵至關下，宜當速戰。師叔住兵不戰何也？子牙曰：不可，吾如今兵分三路：一路取佳夢關，一路取青龍關，吾自取汜水關，方免吾軍左右受敵也。但督兵分取二關，非才德兼全英雄蓋世者，不足以當此任。吾知非黃將軍洪將軍不可。二將齊聲願往。子牙曰：二將可拈一鬪，分爲左右。二將應諾。子牙把二鬪放在桌上，只見黃飛虎拈的是青龍關，洪錦拈的是佳夢關。二將各挂紅簪花，每一路分兵十萬。黃飛虎的先行是鄧九公，黃明，周紀，龍環，吳謙，黃飛熊，黃飛彪，黃天祿，黃天爵，黃天祥，太鸞，鄧秀，趙昇，孫焰紅，擇吉日祭旗，往青龍關去了。洪錦的先行是季康，南宮适，蘇護，蘇全忠，辛免，太顛，閔天，祁公，尹公分兵十萬，往佳夢關去了。却說洪錦離了汜水關，一路上浩浩蕩蕩，人喊馬嘶，三軍踴躍，經了些重山重水，府州縣衙，哨馬報入中軍。前至佳夢關了，洪錦傳令安營。

立了大寨。三軍呐喊，洪錦升帳，衆將參謁。洪錦曰：兵行百里，不戰自疲；俟次日誰先取關走一遭？季康應聲願往。洪錦許之。次日，季康上馬提刀，至關下搦戰。佳夢關主將胡升、胡雷、徐坤、胡雲鵬，正議退兵，只見報馬入帥府，啟總兵：周將請戰。胡升問：誰人去退周將走一遭？旁有徐坤領令，全裝甲冑出關。季康認得是徐坤，大呼曰：徐坤，今日天下盡屬周主，汝爲何尙逆天命而強戰也？徐坤大罵反賊，諒不過一走使耳！你有何能，敢出此言？縱馬搖鎗直取季康，季康手中刀赴面交還；兩馬相交，大戰五十餘合。季康口中念念有詞，只見頂上一道黑氣中現一狗頭；正酣戰之間，徐坤被狗夾臉一口，徐坤未曾防備，怎經得一口，不覺手中鎗法大亂，早被季康手起一刀，揮於馬下，梟了首級，掌鼓進營報功不提。且說報馬報於胡升，說徐坤陣亡。胡升心中甚是不樂。次日，左右又報：有周將討戰。胡升令胡雲鵬走一遭。雲鵬領令上馬，提斧出得關來，看來將乃是蘇全忠，胡雲鵬大罵反賊：天下反完了，你也不可反。你姐姐是朝陽寵后，這等忘本？你好生坐在馬上，待吾來擒你！二馬相交，鎗斧並舉，大戰三四十合；胡雲鵬不覺力盡筋麻，汗流夾背。正是：

征雲慘淡遮紅日，

海沸江翻神鬼愁。

胡雲鵬那裏是蘇全忠對手，只殺得馬仰人翻，措手不及，被蘇全忠大呼一聲，把胡雲鵬刺於馬下，梟了首級回營。見洪錦報功，哨馬又報入關中，報與主將曰：「胡雲鵬失機陣亡。」胡升與胡雷曰：「賢弟，今兩陣連失二將，天命可知。況今天下歸周，非止一處，俺兄弟商議，不若歸周，以順天時，亦不失豪傑之所爲。」胡雷曰：「長兄之言差矣！我等世受國恩，享天子高爵厚祿，今當國家多事之秋，不思報本以分主憂，而反說此貪生之語。常言道：主憂臣辱，以死報國，理之當然。長兄切不可提此傷風敗俗之言，待吾明日定要成功。」胡升默然無言可對，各回營中歇息。次日，胡雷奮勇出關，向周營討戰，報馬報入中軍，有南宮适出馬。胡雷大呼：「南宮适慢來！」胡雷手中刀往南宮适頂門上砍來，南宮适手中刀劈面相還，兩馬相交，雙刀並舉，一場大戰。怎見得，有詩爲證：

二將兇猛俱難併，棋逢對手如梟獍；  
來來去去手無停，下下高高心不定。  
一個扶王保駕棄殘生，一個展土開疆拚性命；  
生前結下殺人冤，兩虎一傷方得勝。

南宮适與胡雷戰有三四十合，被南宮适賣個破綻，胡雷用力一刀，砍入南宮适懷裏來，馬頭相交，南宮适讓過刀，伸開手把胡雷生擒活捉，拿至軍前，轅門下馬，逕進中軍報功。洪錦傳令推來，衆士卒將胡雷推至帳前，立而不跪，洪錦曰：「既被擒來，何得抗拒？」

胡雷大罵曰：反國逆賊！你不思報國大恩，反助惡成害，真狗彘也！吾恨不能食汝之肉！洪錦大怒，命推出斬訖報來。立時將胡雷推至轅門，須臾斬首號令。洪錦方與南宮适賀功，才飲酒，旗門來報：胡雷又來討戰。洪錦大怒，傳令把報事官斬了。爲何報事不明？左右一聲，把報事官推出去；報事官大呼冤枉。洪錦令推回來問其故：你報事不明，理當斬首；爲何口稱冤枉？報事官曰：老爺，小人怎敢報事不明，外面果然是胡雷。南宮适曰：待末將出營，便知端的。洪錦沈吟驚異，只見南宮适又上馬出營來，見果是胡雷。南宮适大罵曰：妖人焉敢以邪術惑吾？不要走！縱馬舞刀，二將復戰。那胡雷本事，不如南宮适，未及三十合，依舊擒胡雷下馬，掌鼓進營，來見洪錦。洪錦大喜，將胡雷推至軍前；洪錦不知何術，兩邊大小衆將，紛紛亂議。驚動後院龍吉公主，上中軍帳來問其緣故；洪錦將胡雷的事，說了一遍。龍吉公主叫把胡雷推至帳前一看，公主笑曰：此乃小術，有何難哉？叫把胡雷頂上頭髮分開，公主取三寸五分乾坤針，放在胡雷泥丸宮，釘將下去，立時斬了。公主曰：此乃替身法，何足爲奇？正是：

因斬胡雷招大禍，

子牙難免這場非。

話說洪錦斬了胡雷，號令在轅門；有報馬報入關中，啓總兵爺，二爺陣亡，號令轅門。胡

升大驚道：吾弟不聽吾言，故有喪身之厄；今天下大半歸周，不如投降爲上。令中軍官修納降文書，速獻關寨，以救生民塗炭。只見左右將納降文表脩理停當，只等差人納款。且說洪錦正與衆將飲酒賀功，忽報佳夢關差官納款；洪錦傳令，將來差官令至軍帳，呈上降表。洪錦展開觀看：

鎮守佳夢關總兵胡升，泊佐貳衆將等，謹具降表與大周元帥麾下；竊念升等仕商有年，豈意商主肆行不道，荒淫無度，見棄於天；仇湯土庶，皇天不保。特命大周興兵，以救百姓。兵至佳夢關，升等不自度德，反行拒敵，致元帥奮威，斬將殄兵，莫敢抵當。今已悔過改行，特修降表，遣使納款；懇鑒愚悃，俯容改過之恩，加以啟自新之路。正元帥不失代天宣化心之，弔民伐罪之舉，則升等不勝感激待命之至。謹表。

洪錦看罷，重賞差官道：我不及回書，准明日進關安民便了。來使回關，見胡升稟曰：洪總兵准其納款，不及回書，明日早進關。胡升令左右將佳夢關上，豎起周家旗號，打點戶口籍冊，庫藏錢糧，俟明早交割事宜。正打點間，忽報府外來有穿紅的道姑，要見老爺。胡升不知就裏，傳令請來。少時，道姑從中道而進，甚是凶惡；腰束水火縑，至殿前打稽首。胡升欠身還禮，問曰：師父至此，有何見諭？道姑曰：吾乃邱鳴山火靈聖母是也。汝

弟胡雷，是吾徒弟，因死於洪錦之手，吾特下山來，爲他報仇。汝係他同胞兄弟，不念手足之情，君臣之義，乃心向外人，而反與仇敵共立哉？胡升聽得此說，忙下拜，口稱老師。弟子實是不知，有失迎迓，望乞恕罪。弟子非是事仇，自思兵微將寡，才淺學疎，不足以當此任；況天下紛紛，俱思歸周，縱然守任，終是要屬別人，徒令軍民日夜辛苦。弟子不得已納降，不過救此一郡生靈耳，豈是貪生畏死之故？火靈聖母曰：這也罷了。只我下山定復此仇，你可將城上還立起成湯旗號，我自有處。胡升沒奈何，又拽起成湯旗來。洪錦正打點明日進關，只見報馬來稟，佳夢關依舊又拽起成湯旗號。洪錦大怒，這匹夫敢如此反覆，戲侮我等！待明日拿匹夫碎尸萬段，以泄此恨！且說火靈聖母問胡升曰：關中有多少人馬？胡升道：馬步軍卒有二萬。聖母曰：你挑選三千名出來，與我自下教軍場教演，方有用處。胡升卽選三千熊彪大漢，聖母命三千人，俱穿大紅赤足披髮，背上拈一紅紙葫蘆，腳心裏俱寫風火符印，一隻手執刀，一隻手執旛，下教場操演，不提。且說次日洪錦命蘇全忠關下討戰，胡升挂免戰牌，全忠只得回營，見洪錦曰：胡升挂免戰二字，末將只得暫回。洪錦怒氣不息，只見火靈聖母操演人馬，至一七方才精熟；那火靈聖母命關上去了免戰牌，一聲炮響，關中軍馬齊出。火靈聖母騎金眼駝，將

煉成火龍兵，隱在後面，先令胡升在前討戰。胡升得令，一馬當先，來至軍前，要洪錦出來答話。探馬報入營中，關上有胡升討戰。洪錦聞報，上馬提刀，帶左右將官出營。一見胡升，大罵逆賊！反覆不常，真乃狗彘匹夫！敢來戲侮於我！縱馬舞刀，來取胡升。未及還手，只見火靈聖母催開金眼陀，用兩口太阿劍，大呼：洪錦不要走，吾來也！洪錦仔細定睛，見道姑連人帶獸，似一塊火光滾來。洪錦問曰：來者何人？聖母答曰：吾乃邱鳴山火靈聖母是也。你敢將吾門人胡雷殺了，今特來報仇；你可速速下馬受死，莫待吾怒起，連累此十萬生靈，死無噍類也。道罷，將太阿劍飛來直取洪錦，手中大桿刀火速忙迎。未及數合，洪錦方欲借旗門遁，以誅火靈聖母，不知聖母戴一頂金霞冠，冠上有一淡黃包，伏蓋住。火靈聖母將包伏挑開，現出十五六丈金花，把火靈聖母籠罩當中。他看得洪錦，洪錦看不見他，早被聖母把洪錦照前甲上一劍砍來，洪錦躲不及，已劈開瑣子連環甲。洪錦阿呀一聲，帶傷而走。火靈聖母招動三千火龍兵，沖殺進大營來。好利害！怎見得好火，有賦爲證：

炎炎烈焰迎空燎，赫赫威風遍地紅；好似火輪飛上下，猶如火鳥舞西東。這火不是燧人鑽木，又不是老君煉丹；非天火，非野火，乃是火靈聖母煉成一塊三昧火。三千

火龍兵勇猛，風火符印合五行；五行生化火煎成，肝木能生心火旺，心火致令脾土平，脾土生金金化水，水能生木徹通靈。生生化化皆因火，火燎長空萬物榮；燒到旗門無攔擋，拋鑼棄鼓各逃生。焦頭爛額尸堆積，爲國亡身一旦空。正是：

洪錦災來難躲避，

龍吉公主也遭凶。

話說洪錦身遭劍傷，逃進大營，不意火靈聖母領三千火龍兵，冲殺進營，勢不可擋。三軍叫苦，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龍吉公主在後營，聽得一聲，三軍吶喊，急上馬提戟，走出中軍，見洪錦伏鞍而逃。洪錦不及對龍吉公主說金光的利害。龍吉公主只見火勢冲天，烈烟捲起；正欲念咒救火，又見一块金光奔至面前。公主不知所以，忙欲看時，被火靈聖母舉劍照龍吉公主劈來。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上海文書局發行

## 歷史地理地圖各書

中華民國大地圖	中華民族分道大地圖	白話中國歷史	白話中國地理	袖珍北京備覽	北京便覽	廬山導游	英國海軍秘史	太平天國野史	清史紀事本末	清鑑輯覽	補注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一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二	一	八	十二	中紙四十册 洋紙四册
幅	幅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七	七	六	六	三	一	二	八	一	二	三	十
角	角	角	角	角	元八角	角	角	元四角	元	元	元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新式標點

舊小說

舊小說之內容早已膾炙人口毋待贅述惟坊本字體太小閱覽有傷目力魯魚亥豕句讀不明讀者憾之本局有鑒於此特將著名舊小說悉照原書精本細校用四號字排印加以新式標點行款疎朗極便閱覽既資茶餘酒後之消遣尤足爲白話文之模範

鏡花緣	說唐全傳	說岳全傳	封神傳	足七俠全傳	小五義傳	續小五義傳	三國志	列國志	西遊記	水滸傳	紅樓夢	施公案	兒女英雄傳	今古奇觀
精裝一冊	精裝一冊	精裝一冊	精裝一冊	精裝一冊	精裝一冊	精裝一冊	精裝一冊	精裝一冊	精裝一冊	精裝一冊	精裝一冊	精裝一冊	精裝一冊	精裝一冊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四角	一元六角	一元二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上海文華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88388

